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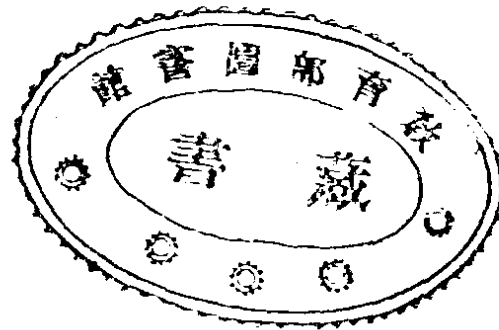
92

10-2-17



# 密 約

陳福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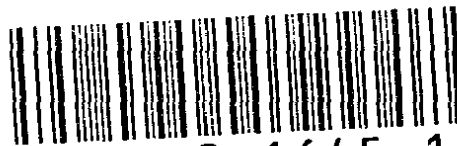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11869.25



3 0610 1645 1

133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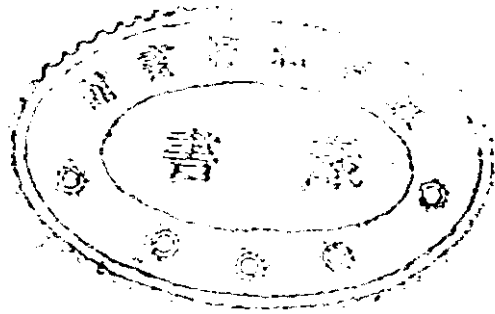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

1—1500册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 何 序

福熙是很天真的孩子。他跟我同年，但比我活潑得多了。看外表，他好像什麼都不懂得，什麼都不了解，我真奇怪他能寫文章，而且竟能寫得這樣的細膩，美麗。他很用功，成天在房裡念書，一寫文章就廢寢忘食。我不會見過這樣真誠，質樸，純潔的青年，一比較簡直叫我愧煞！他對我的幾篇舊作有點好感，這尤其叫我感愧。近半年，我因為生活

不好，心境又壞，竟一連幾個月沒有動筆。雖則寫文章，並不愉快，可是枯得滲不出點墨，荒蕪得毫無收穫的時候，就覺得能夠寫好幾篇文章是如何的幸福了。看到幾個年齡相彷彿的朋友陸續有新作發表，我着實有點羨慕，可是並不會下決心恢復從前那種刻苦的精神。福熙孜孜不倦的努力，很能鼓舞我，我中斷了的創作生活，也許受了他的暗示，會重新放出一段光輝，叫自己驚奇。這年青的孩子已經出了三個集子，每個集子都有不同的風格，密約最深刻動人。這裡一共有十個短篇，都寫得非常深刻。我已近一年沒有看中國人的創作，原因是看不下去。但福熙這個集子，竟使我在患眼病的時候，挨着眼痛一口氣讀完。這魔力有點不可思議！作者要我逐篇的加以批評，可是我不能，因為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整個的美，整個的完全。雖說作者自己不十分滿意，但我看簡直沒有可指摘的餘地。當然我也不想在這裡胡亂讚美，因為看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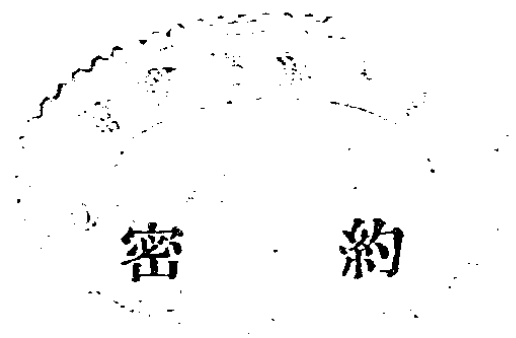
---

集子的人，自有公評。至於拉拉雜雜寫下這些話，並沒有多大意義。作者叫我寫，我也居然膽敢寫，並不是我是名人，更不是我善吹噓，只因我是他的好朋友——隨便譏幾句，不碼的！

何家槐二十一年秋于真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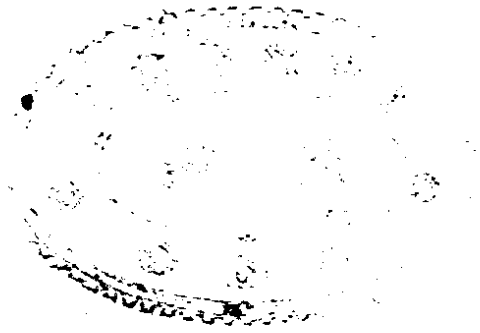
# 目次

密約	1
流亡	15
雙戀	25
寒夜	35
父與子	47
悼亡	59
故事	67
枯葉日記	79
在公寓裏	97
厄運	109





857.63  
377-67  
2



## 密 約

—

有一天，一個年紀很輕，又時髦，又漂亮的愛麗小姐，走到樊式金的家裏去找他，他却不在家，他的夫人安娜走了出來忿恨地說：

“你來有什麼事呵？……”

“啊，你是樊夫人嗎？我是來找樊先生的。”

“你找他，你……有什麼事呢？……”

“有一點小事，正要和他談談。”

01302

(時)

“那麼，你不能向我說麼？你說吧，……”

“樊夫人，你是不知道的呀，我們要講的都是關於文學上的研究。”

“文學上？恐怕不是吧，我知道你要和我丈夫所要說的話。……”

“什麼？……”

“我知道你要和我丈夫所要說的話。”

“是的，樊夫人……”愛麗有點窘了。

“唔，你的名字叫什麼啦？”

“我便叫愛麗。”

“愛麗？你是我丈夫的朋友嗎？”

“是呀，樊先生還是我的教師哩。”

“愛麗，我要問你一聲……”

“什麼啦？”

“就是我的丈夫有許多女友，都和她們十分親愛，你所聽見的消息也是這樣的麼？……”

“噢，那倒不曉得……我知道樊先生是很老實

的人。……”

“老實？……不見得吧，愛麗小姐，你知道他待我是多末苛刻呀，唉，都是……”

安娜幾乎哭了，很不高興的斟了一杯茶給愛麗，愛麗呢，坐了不久，也就走出來了。

愛麗走了之後，安娜終於覺得很是難堪。

安娜坐下來想：

“我的丈夫，——他有許多女人，——都是年輕美麗的姑娘，他不愛我，去愛她們，唔，這個愛麗，愛麗，一定也是他的愛人；她居然跑到這裏來尋他，尋不到他，撒了謊，哼，伊倒聰明，伊倒會瞞騙人家，我不是呆子，她來當然會他們的密約，幸得我先把她打發走了，——否則……唔……她一定不是一個好人，這些女人都是賤貨，——她一定是土娼，么妓……或許已經是寡婦……嘿，這麼年輕美麗的女人，痴女子，還戀着有婦人的男子……甯，大概這愛麗是一個淫蕩的姑娘，不過，生得

美麗，她身上的衣裳，也許我的丈夫爲她做的，……有這樣時髦的服飾，當然益加嫵媚。……唔，她一定是壞人，她是我丈夫的愛人。……”

這時安娜的心神一刻也不能安甯下來，她坐在椅子裏只是胡亂的想下去：

“愛麗，她是一個什麼人呀，如果她不是我丈夫的戀人，也決不會跑到這裏來的，有誰跑來找他呢？……況且，這女人年紀比我更輕，我看了她幾眼就看出她是很輕佻的。……”

“安娜突然想起來了，前天他去赴一個朋友的宴會，回來不是說，席上有許多女賓，有一個最美麗，而且是沒有出嫁的——但是，這姑娘究竟是誰，不便是愛麗麼？”

她又默默地想：不，不，……那天的宴會，席上的男女賓都是很有名的，誰肯和結婚過的男人戀愛呢。——是的，又想起來了，那一天，到影戲院去，我是跟他去的，在電影場裏，有一個女子和他

講話，講得很是纏綿，大約也是他們的密約……是了，可惜，那時，沒有把那個女子看了清楚……我簡直是忿恨，誰願看那種卑賤的女子呵，……咳，在電影場裏的女子，究竟是誰，不便是愛麗麼？……

“不，不，……”

想了許久時候，她還是在那裏想：

“讓他們去鬼鬼祟祟，我不是傻子，……總有一天，——把他們偵緝出來，去捉住他們，可以向法庭起訴，……用最辣的手段，給他們登報，破壞他們的名譽，……這種痴情的女子，應該給她們吃一點苦頭，應該給她們自己去自殺，哼，她們不是在丟女子的臉麼？……她們當我是盲子聾子麼？難道我盡讓她們勾當麼？——”

安娜想到這裏才稍稍地自慰。

晚上，她的丈夫回來了。

她今天的臉色有點緊張。……

樊式金看見妻子很不快樂的神情，便說：

“安娜，你有點病麼？”

“誰生了病啦，你望我早早死麼？”

“.....”

“我沒有病，我不會死的，我的丈夫。”安娜說：

“那麼，你似乎有點不很快樂吧。”式金說。

“不，很快樂，好丈夫.....”

“安娜，今天有客人來過沒有？”

“是的，是不是一個時髦的女子？”

“是，你向她說了什麼？”

“我不說.....她說在後天，星期日的下午，她在××電影場裏的二號花樓等你，望你不要失了約，她好像很忿恨。.....”

樊式金被他妻子這麼一說，反而覺得面紅耳赤了，扭扭怩怩的說：

“我想不去，沒有工夫，星期日下午學校裏正開成績展覽會，.....誰高興去悶坐半天.....”

“.....”

“親愛的安娜——”式金第一次這樣叫她。

“什麼？”

“走來，……”他裝出假意的要好。

樊式金坐在椅上，她立在他的身邊彎下了腰，吻着她丈夫的臉。

“親愛的……安娜哪……”

她的丈夫這樣甜蜜的喚着。

## 二

安娜和伊的丈夫結婚已快二年了，可是他們夫婦並沒有真摯的愛情。“……安娜是一個很愚蠢的婦人，年紀也很輕，生得一點不漂亮，臉上生滿着許多雀斑和瘡疤；她的頭髮，還沒有剪掉，老是梳一個油膩的髮髻；她的身材却是很矮而且很胖，連她的行動都會看出她的不自由來。

她是很醜的，無論誰看見她沒有不說她是醜的，安娜自己也知道，丈夫爲什麼不愛她？——她天天用口紅塗着她的嘴唇，用宮粉抹在臉上，幾乎把她的雀斑也塗得看不出了。頭髮梳得很是光亮，

好像一面昇鏡一般，她穿的衣裳也十分考究，——可是，她仍舊誰都說她是醜的婦人。

“學校裏成績展覽會開麼？你到電影院去麼？你這次決不可失她的約；失了約，那個女子是多末懊惱，又是多末失望呵？親愛的……我的丈夫。”

“安娜，我想不去，只得失約了，真沒有工夫……”

“學校裏能夠不去麼？……”安娜又說。

“不能夠，不能夠……你要知道展覽會的成绩全賴我們去當心的，不然，被竊了，是很討厭的事啦。”

“不去？也好，……”

吃了午飯；她的丈夫吸了一支烟，把他新做的西裝穿在身上，領結是打得很齊，頭髮梳得很光，對安娜說：

“安娜，我要到學校裏去了。”

“早一點回來，不要回來得很遲，……”安娜



說。

樊式金走出去了。

### 三

××電影院的二號花樓裏，端坐着一個女子。她好像和她的情人會密約的樣子等在那裏。

時間已經不早了，那男子還沒有來。

再隔許久時候，開演的時間也到了，銀幕上也映出人物來了，電影場完全被黑黯佔去了。

開映不有到五分鐘之後，忽然沈重的革履，在樓板上振盪着起來，這人走到二號花樓的地方突然停住了，便說：

“愛麗，累你等了許久，對不起的很，實在……”

“樊先生麼？……”那女人輕輕的說。

“是。……”那男子便和那女人並肩的坐下。

“已經開映許久？”男子接着問。

“沒有多少工夫呢，不過五分鐘，你的安娜知道你到這裏來嗎？”

“她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我撒了個謊，說我要到學校裏去開成績展覽會去的，……哈哈……”聲音說得很低，幾乎聽不出來。

那男子緊緊握着女子的手，把她一個個指頭挨次狂吻，男子的一只腳擱在女子的腿上，微微的起了顫動。

一陣陣的粉香，油香，一種混合的不知名的香，直鑽進他的鼻孔裏，他簡直爲她陶醉了。

“樊先生，……你的安娜是很好的人哪，不過是生得醜一點，……你還是去愛她……她真是可憐啊……”

“誰愛她……愛麗，除你之外，我一個女子也不愛。……”

“你真的愛我麼？……”

“是呀，……”

“你真的不愛你的安娜麼？”

“是呀。……”

“樊先生，……我望你不要以愛我的心去愛別一個可憎的女子，這是你可以允許麼？”

“當然允許的……我的愛麗，以後……”

“怎樣？”

“以後你應該怎樣的稱呼我啦？”

“仍舊叫你樊先生好不好？”

“不行，不行。”

“那末，我的樊，好吧！”

“也不好……”

“好，叫你我的親愛的丈夫好麼？”

“好啦，我該叫你一聲“我的摯愛的夫人”吧。”

“……”

“……”

他們坐在花樓裏，十分幽微地談着，他們簡直一點沒有看見銀幕上的電影。

電影終於散了，電燈也着亮了。

那女子只是用她粉紅的手帕掩着臉。

那男子說

“愛麗我們走吧。——”

“你先走罷，我很難爲情，一同走像什麼樣子  
啦。”

“不要緊，……”

“呵，你是誰呀？你是不是愛麗呀？”男子很惶  
張的說，連他的聲音都發抖了。

那女子把手帕拿了下來，向着他說：

“我是安娜呀！……我是你親愛的夫人呀：…  
…”

“唔……安娜……”那男子紅着臉苦笑着說。

“……”

“安娜，親愛的，我們回家去吧，”

“好，……今天學校裏的成績展覽會沒有開  
嗎？怎麼你也到這裏來呀？”

“……………”男人沒有說。

他們僱了一輛馬車，把他們送回到他們的家裏來了。

六月，杭州。



## 流 亡

一月二十日早晨，在首都東郊發現一具無名的死屍。那人顴骨很高，身材適中，頭髮粗長。這就是我們的親愛的章君，他現年二十六歲。他是爲祖國爭光榮，爭平等，爭自由，而慘死在軍閥的暴力壓迫之下的人。

我不願聽這消息，希望這是新聞記者的錯誤，但是事實已很明顯地告訴了我，教我還有什麼方

法使我自己不信呢？……

“唔，死者是我的朋友章君呀！”

我和這個流浪人章君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過一面；我沒有地方可以打聽到他的行蹤。我和章君好像隔離在二個世界裏一樣。

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被捕，也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入獄；連他出獄的日子都不知道。一天晚上，我正從一家咖啡館喝了點酒醉醺醺地走出來，我也像流浪人似的，在暗澹冷靜的街上東歪西斜的躑躅着。也不想走向我那暫時的住家，思想只是亂麻一般的湧上心頭，那幻滅的思慮和空虛的幻覺不住的像電影般從我的眼前映過。……時間愈走愈晚，那暮秋的深夜，涼風顫顫地吹到我的身上，我的酩酊之意和被酒精炙得如火焰的胸膛，漸漸覺得有些涼快起來。……我像幽魂似的在深夜的街上走着，走着，在那時，我忽然遇見了他——我的摯友章君。



他正從一條小巷裏拐出來，在街燈迷霧似的反照裏，我只看見他的一個側面，而且看得很不清楚。我看見他瘦得像一個鬼影，二個顴骨高高地凸起在臉上，頭髮又長又亂的蓬着，身上的衣服，——也只是模糊地看見，像是用一種香港布做的很破舊的學生裝，他的褲子已穿得連褶痕都看不出來。當我看見他這副樣子，便想起我的朋友章君，因為他給我那種深刻的印象髻鬚正是如此。我經過了一會遲疑和好奇之後，不期然的，顫顫地叫了出來：

“是密斯突章？”

那人頭也不掉，只顧匆匆地走着，好像不曾聽見的樣子。

“密斯突章！”我叫他的聲音比前響了許多。

他掉轉頭來，定了定神說道：“哦，老友，……”

他走到我的面前，伸出他的手來，在他多骨而瘦白的臉上泛着一個微笑的光輝。他用銳利的，如

刀一般的視線注射我，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手相互緊握着，又好像要從這緊握中傳達我們久別的情緒一樣。

韋君呀！你留給我的印像總是那麼偉大，一個莊嚴的青年人！

於是，我和往日一樣的語氣問着他：

“密斯突韋，許多年不見面了，別後你一向好麼？”

他好像激動了他的傷感似的眼睛看着我，把他的右手很無聊的在頭髮上向後掠了幾掠口角上露出他難堪的苦笑說：

“你，你沒有知道，三年前，我在杭州市被捕的消息麼？一個月前才出獄呢。……”

他用很低的聲音回答我，他的說話只有我能聽見，委實太幽微了。當我聽見他說曾被捕入獄的話，我終於驚奇，納罕，怪不得許久沒有會面。這時我偷看他深陷的眼睛向我射着駭人的光。

我隔了半晌說：

“那末，你爲什麼被捕呢？”

我說了這話，倒使他驚愕起來。他的眼睛又是睜大來，睜大來，……差不多有許久工夫，目不轉瞬的凝注我，也似乎在他的凝視中要我立刻諒解他，同情他，興奮他才對。再隔幾分鐘，他的眼球又微微的縮小下來，用平常那樣可掬的神情向我說：

“咳，只是爲了革命呀！”他的說話更說得低了。

“入獄前，你在什麼地方？”

“入獄前？我是流浪，流浪，……到處流浪，……”

走了許多路，走近我的寓所來了。我打斷他的話，說：

“韋立志！你可以到我的寓裏去坐一下麼？”

因爲他沒有到過我的寓所，便說：

“你的寓所走去便很近麼？”

“是的，轉個彎，走完那條用水門汀鋪得很整齊的行人道，那最後的一座便是。”

章君終於跟着我走到我的寓所裏。

我把他引到寓所裏坐了，好像賣淫婦拖進她的顧客一樣。我自己從水盂裏倒了一杯開水給他解渴。

這時，我在三十二支燭光的電燈光下仔細看他，他二眼深陷，額上隱露皺紋，他的青春彷彿已經消逝。他的充滿嬉意的態度如今變為沉肅而幽默了。他的目光的轉動，含着冷酷的意味，彷彿時時在探考之中，於是我說：

“呵，老朋友，你完全變了樣子了！……”

他沒有回答，自烟匣內取出一支香烟，我便拿過火柴來，他微微一笑，說道：“不用”他把香烟兀自燃了，繼續道：“你說我變了樣嗎？哦，也許……”

他又不說了於是我又心急地問道：

“請你說，究竟在我們不會面的幾年中，你是如何過度你的日子？”

韋君在他憔悴的臉上又微微一笑，感動地說：

“我正在想，我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呢。這幾年來，真慚愧得很，天天過着渾渾噩噩的生活：革命嗎？不能說，我總是失敗，私逃，被捕，坐牢，最後便是流亡了。……我在幾年中天天看見那些沒用的奴才：狡猾的，卑鄙的，作揖打躬，老友，你想我們血性的漢子過得慣那種崇拜偶像似的流年嗎？……我們的民族，現在正像一棵將死的樹木，我們所見的只是一些敗葉和朽木，唉，難道你還痴想在這枯死的樹上開美麗的花，結甜美的果實麼？難道還痴想它的綠葉會遮住那酷熱的炎日麼？……”

他把烟灰用手指彈了彈，吹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在那個晚上，我和十多個同志在杭州市暴動

了，我們的暴動是完全爲我們的主義。……我們那時各個人都有青年人的‘勇敢的希望’，一待被捕，縱是我們已經失望，不過長久的失望過去了，我們還是希望！希望出獄後眼前已換了一個世界，那世界便是我們要創造的那個世界。……”

他呷了一口開水又說：

“可是，什麼都失望了，出獄後眼見得中國人的血依舊那樣地冰冷，中國人的心依舊那樣地僵死，中國人的行爲依舊那樣地卑怯……所以我想，不經過一次大屠殺，終難喚起他們的同情了。……”

再談了許久，他終於站起來向我告辭；他緊握着我的手的力量，和他二個血球般的眼眶中所放出來的感謝之光，使我的血也漸漸地沸騰起來。



這次我和章立志分別之後，是我和他的永別；此後，我再不能看見這個激昂的青年章立志。

“唔，我親愛的朋友韋君呀！”

當我靜默的時候，時時這樣叫着。

在首都市民大會的後一天，我那時聽到一個可喜的消息，據說當開會時，有少數革命分子到會場上亂發宣傳紙，那宣傳紙的最後一行是印着‘中國國民黨……，等等字眼。一俟發覺，已經被逃，當場不會被捕，現在正在通緝中。又聽說發宣傳紙的人，其中有一名，曾在三四月前被杭州市公安局被捕入獄的韋立志青年。

聽到這消息之後一個月，驚魂未定，他的死噩又傳到我的耳膜上了。

從報紙上知道他死的消息，是死在首都的東郊。

當我聽到這消息的上午十點鐘，我立即坐了車子去看他的死骸。在一個古廟的旁邊，有許多人圍繞着，我從人叢中看見我的韋立志！

他挺直地倒在地上，我看見他瘦白的臉上依

然聳着很高的顛骨，他身上的衣服仍是穿着那身香港布的學生裝，我看見他的破舊的皮鞋底上有二個很大的洞穿着，他的襪子也破了，連他的肉都會看得出來；微風吹着他又長又亂的頭髮，他的臉上全堆着和平的微笑。

我看過了他的死骸，我心中有一種難吐的悲哀，我幾乎流淚，只喃喃地說：

“唉！死者的確是我的朋友章立志！我們這位流浪的青年革命者呀！！”

一九三〇年暮春於杭州



## 雙 戀

總理誕辰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一個朋友的家裏談話，那朋友的姓名叫黃喬祺。他是生得很漂亮，而且是很有才幹的青年。他的雪白的額角是很碩大的，高高的鼻子挺着，他的眼睛，不很大，笑的時候每每笑得連眼縫都看不出來，這是使人可愛的；他的身材又不大，又不小，正是適中。

這顯然是奇特的，今天，我看見喬祺的神氣很

是奇怪。我知道他是一個沈悶的青年，不愛說話，是很寡默的人。我平常遇見他，沒有一次曾向我笑過，他的臉上全被悲哀，鬱悶籠罩着。他似乎早已被世人擯棄而世界上也早沒有了他的一樣。——可是，他今天忽然笑着，眼睛映得很小，做出很得意的神氣，誇講他的幸福的降臨，時常提起他的愛人，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我真應該信他，他是十分誠實的人，我便笑着說：

“喬祺，你有了愛人麼？”

“是！”他對我說，“你還不知道，我的愛人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呀。”

“她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你她的筆名吧，她的筆名叫沫心。”

“沫心？多末含有詩意的一個名兒，大約我不曾看見過她，喬祺？”

“是的，或許，你也看到過吧，……”他一邊說着話，一邊從抽屜裏拿出許多桃色的信封出來，

信封上用藍色的墨水寫着，寫得很端整，秀麗，動人。

“這是誰寫給你的信呀？”

“誰？不是她，還有誰呢？”他高傲地看着我說。

“不錯，我又忘記了，你說你的沫心姑娘寫給你的麼？”

“是呀，是她寫給我的。”

喬祺很慫慫的把一束桃色的信遞給我，我接到手裏，耳朵不期然的火熱了，我二手也戰抖了起來，同時，我的臉上浮上難堪的苦笑。……我愈看愈認識寫這信的姑娘了。

“你還不肯相信麼？”他又高興的說：“她真是一個美麗的姑娘，……只要一見她，誰都亡魂失魄的……我自從認識伊，一刻也沒有把伊忘掉……”

“可以看看；喬祺。”

“可以。”他說。

於是我隨便把信箋從信唇裏抽了出來。

開頭使用這樣甜蜜的字眼寫着：

“親愛的喬祺：”

以下寫着：

“接到你的來信我已經看過，親愛的……我一點不覺得納罕，正是在我意料之中要收到你這麼一封信的。——喬祺，我看了你的信。真是萬分不高興，如果我沒有把你字句中蘊藏着的那種熱情細看出來，我一定會恨你的。——你的信寫得太有趣了，使我翻來覆去的讀了幾十遍，不覺得厭倦，如嚼蜜一般。……”

我沒有把信讀完，已經沒有再看它的勇氣了。我便把信紙摺疊攏來，交還給喬祺的時候，說：

“喬祺你的戀愛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了。”

自己因為新近幾乎陷到失戀的地步，收不到我所鍾情的女子——蹇微曙姑娘的信已經差不多一個多月，這是我多末懊恨，和悲哀嘍；而且，看見

我的朋友，他新近有了愛人，那愛人又是寫這麼甜蜜的信給他，我又是多末的難堪。……

“赤心倒底是誰呵？信上的字跡好像是很熟識的。……”我這樣暗暗的想。

我簡直是被宣告的死囚一樣。



一種憧憬的心緒盤踞着我的心頭。我溜出喬祺的家，我的步武比平常走得快，路上的人和來往的車馬都不曾看見，好像躑躅在濃霧中一樣。腦子裏只是想：“這信上的字跡是多末相熟呀！”微曙怎麼許久沒有信給我呢？”“喬祺有了愛人了”“……——”這樣胡亂的想着，不覺走到寓所裏了。

寓所裏是十分恬靜，冷漠。我獨自坐下來，我想，這信封上的字真是相熟呀；但不敢想，這信封上的字便是我所鍾情的微曙姑娘寫的。……又不敢想：微曙的字跡竟和這信封的字是絕無二樣的——或是竟是她親手寫的。

是的，我剛認識她，寫了一封長的求愛信給她，信裏是這樣寫着：

“微曙：

我沒有寫信給過你，今天，我千萬忍不住要寫信給你，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看見是我寫的，你不是很以為奇怪麼？……可是，你也不必詫異，前天我看見你之後，你是教我多末地思忖你呀。——

一直想到現在，微曙，我為什麼這樣惦念着你。呵？

……親愛的微曙恕我的荒唐吧，讓我直說，我自從那天見了你之後，在以後的一分鐘一秒鐘中間，我沒有忘掉你；你的影子沒有離開我的靈魂。

……

.....

.....

.....

我不該說的話都說了，我並不荒唐，我是愛

你。……微曙，望你饒恕我，親愛的，你說我是痞子好麼？你說我是卑鄙的人好麼？……請你不要認真我的話，我原想懇求你惠賜我一點白熱的友情，並不有極大的希冀，望你來愛我。……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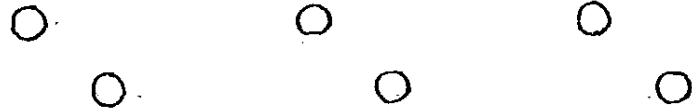
.....

夠了，夠了，不要再看下去了，總之，愈看下去愈是甜蜜，愈是親愛，把忍無可忍的話都說了。——自從我的信寄出去之後，不到一個禮拜，恐怕只有五天，便收到她的回信，她信裏的字句，好像寫給喬祺的信完全一樣。

奇怪極了，奇怪極了，……她寫給我的信竟和寫給喬祺的信是一樣的。

我不敢想，這寫給喬祺的信便是微曙自己，可是，她寫信給喬祺，我也是沒有法子的。——是的，我想錯了，我是不能這樣想的；微曙是一個很誠實

的女子，她愛我，她已屬於我的；喬祺的信一定不是微曙寫給他的；也許她的表妹，堂姊，偷抄她的信稿給喬祺的。——那末喬祺的愛人便是微曙的堂姊或是表妹，這是一決無疑的了。



一個月之後，喬祺走到我的寓所裏來了；我爲他泡了二杯咖啡茶，便坐下來談天；什麼都談，談到政局上，市況上，教育上，……終於談到戀愛上去了。

講到戀愛，喬祺似乎對他格外感到有味，他的說話，滔滔地和流水一般的傾瀉出來，他說他的愛人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女子，在全宇宙中她是最美麗的姑娘了。他說：他以後的生命和命運全賴她的愛情來灌溉了。他又說：他以後的生命，完全爲她而生存。他更說：一個可愛的姑娘，應當像天使那般的看待。——



他誇讚他的愛人沫心姑娘，真是他心裏要說的真心話，我曉得他一點沒有粉飾和虛偽的成分放在裏頭。

黃喬祺是一個神經質的青年，我不像他，像我有了美麗的微曙，也應該在他面前吹牛，誇張，但是，我素來不喜歡把自己的愛人在嘴上讚美的。

我呷了一口咖啡茶，慢慢地問他說：

“喬祺，你收到她多少信了？”

“十五封。”

“她怎樣向你表示？”

“很好，大概我們的愛情有結合的可能。不久便可以結婚了。”

“唔，我問你，你的沫心究竟是誰呢？”

“沫心？告訴你吧，她便是蹇微曙姑娘呀！”

“蹇微曙姑娘？——”

“正是呀，你認識她麼？她是多末美麗，是不是？……”

“是，是，她是美麗，……她是……”

喬祺也好像看出我這時難堪的神情來了。我  
只得鎮靜着。

他說：“你是認識她的嗎？”

“不，我不認識她。”我說。

以後沈默了許多時候——大約足足有四分鐘  
之久，這四分鐘於我是多麼難受呀。

只要我不在他的身邊，我的眼淚一定婆婆地  
滾下來了。……

三月杭州

## 寒 夜

禮拜的晚鐘響了，在咆哮的冷風中颼颼，喧出一種可怖的緊張。時候既然是在嚴冬的黃昏，廣漠的馬路上，塵沙早已刮盡；街旁的路燈，錯錯落落的亮着。路上連一點擾攘的聲音都沒有，幾乎絕了人跡。我正被一件事務要到淒迷的城外。

走了許久路，我碰見一個勞役，在那裏拖着一輛笨重的車子走着。他簡直走得很慢，沈重的車輪

在瘦瘠的馬路上發出轆轤的聲音；他的頭緊縮着，只不停的往城外的路上走着。

我便急急的走了幾步，走到那個勞役的身傍說：

“噲，你往那兒去呵？”

他仍縮着頭頸，只咕出一聲：

“往城外去，……”

這時，我把他仔細地看清了；他拖着的原是一把笨重的垃圾車，車子的後面，釘着一張深藍色的鉛皮，上面用白色的字寫着“×市54”；我知道他一定是×市工務局的清道夫了。車子裏並沒有一點垃圾，是空着的；但是看見這二個粗大的鐵輪，誰都會想到這車子的沈重，他只穿着一件棉襖，他的頭上戴着一頂破舊的氈帽，氈帽的遮邊，正把他整個的臉龐遮沒了。

“唉，今天的天氣真冷呀；又刮着這麼大的暴風。”

“哦——該冷了，一年又快要完了”他輕輕的說。

“你此刻打算回家去麼？”

“是，先生——”他把臉轉向着我，作簡單的回答。

我才看見了他的臉，他的臉已是十分瘦削，他的臉皮被冷風的吹刮，又是十分枯癟的；從他那強壯的軀幹，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壯年的人。無論如何不信他的臉會把他的神態，體格都會變老了的。

“噲，朋友，你一定是很疲乏而且寒冷了。”

“是呀，正想回家去休息了。我的年老的妻，她一定……”

“喔，你還有妻子。她一定給你什麼？……”

“她一定把一點點的酸酒給我溫熱了，…她一定把蔬菜也燒熟了，……只等我去吃了。”

“你的妻，一定不會比你更老吧，”

“不，她更老，比我更老了，老得不成樣子。”

“她老? 嚟, 比你更老了?”

“是的, 他做了四個產, 怎麼不會老呢?”

“那麼, 你是了四個孩子的父親?”

“不, ……可是……”他的聲音忽然咽住了, 好像一滴滴的滄淚也兀的吊下來了。

“你的名字叫什麼?” 我很悲楚的問他。

“叫屠夫。”

“屠夫, 你的孩子都在工廠裏作工還是和你一樣的拖這種笨重的車子?”

“先生, ——”他顫抖着說: “——三個大的孩子都已經死了。”

“呵, 三個孩子已經死了麼? 你至少很悲痛了; 屠夫, 你的年紀也很老了?”

“……”他反微笑着說: “誰也都向我這麼說的呵, 說我死了孩子一定很是悲傷; 但是, 誰也不知道我的三個孩子爲了什麼緣因去死的? 先生, 大約你也不會知道的吧? ——”

等不到我的回答，他已經繼續着說：

“不錯。……你不會知道的，他們只像死去了三條畜牲的性命一樣。誰知道他們？”老人吊下淚來。

“你說吧，我不會知道，屠夫！”

“先生，講給你聽吧，——他的脚步益加緩慢了下來，幾乎是止步的樣子走着；他的臉向着我看我益加看出他瘦黑的皺紋來了，他的一條條的皺紋裏，都似乎湧出他年青時候的辛酸，他說：我底三個可憐的孩子都已經長大了，而且都在紗廠裏做工了；……不幸的很，工廠……”

“怎麼？”

“哦，慢慢的聽我講吧，本來在工廠裏做工，是多末安逸；我們窮人也只有拿力氣來出賣，有力氣才有飯吃，有飯吃才會長力氣，像我的三個孩子，先生，你沒有看見，他們的體魄，是多末的強壯，精悍，他們能耐勞，能刻苦，他們又是十分勇敢，處處

都使我看出他們年青時的可喜！……唉，像我，年紀這麼老，已經不中用了。”

“呵，屠夫，你……你的三個年青的兒子可怎樣了？……”

“先生，我不是說過他們都是可愛的青年麼？是的，這我並不誇張了他們，像他們那樣的精悍；強壯，一定是很有希望的。——這也許只是我的希望他們罷。——唉，只是他們沒有讀書，有什麼閑錢給他們讀書？先生，像你是讀過許多書的人——因為他們不讀書，做了工人，被人侮辱，我想，工人過的只是卑陋的日子呀！”

“不，勞工神聖，並不是卑陋的生活呀。”

“哼哼……”他突然苦笑着說：“你那裏知道‘……’”

“什麼？”我說。

“工人過的都是侮辱，壓迫，困苦的生活，尤其他們在一家日本的工廠裏做工，你想日本人待遇



工人是多少苛刻，天天過的是非人的侮辱，困苦，和壓迫的日子，天天把氣力出賣得乾淨，到了晚上，總疲乏得和死人一般，……”他向我釘了一眼又說：“先生，你總知道在日本底下的工人們的痛苦吧？”

“是的，我知道，不過，你還能告訴我一點麼？”

“不能告訴你！……”接着說：“我都把它忘却了，我只有憤激；如果，現在我還要追想當我的孩子哭訴他工人生活的時候教我是多末的悲痛呢？先生，你以為是這樣麼？所以我把它忘了，完完全全的忘了。”

“哦哦，……”

一邊講着話，一邊我們已將要走出城來了；我覺得寒冷不過，便指着一家很小的酒店向屠夫說：

“屠夫，且歇歇罷，天氣這樣的寒冷，我們先喝些酒再走出城去罷。——”

我說着，先走進那家酒店，在灰黃的煤燈光底

下，我坐下來了；我看見年老的屠夫，拖着他的垃圾車，癡呆的站在酒店的門首，於是我又說：

“屠夫！屠夫！來呀；喝一杯酒再走吧！”

他向我微微地笑了一笑，隨手把他的垃圾車拖到一旁放下，走進酒店裏來，當他走到我的面前時，又很謙遜的說：

“先生，我的親愛的先生呀；你真客氣呀”

“不，這算什麼啦，你坐下來吧。…”

屠夫坐了下來，正和我對面的坐着。僮倌把熱的酒菜端上來，我先將他的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再斟滿自己的酒杯，說：

“屠夫，不必客氣，請，請請。”

他却顯得十分不安。

我們已經喝了二杯濃厚的醇酒。

“現在，請你再講給我聽罷；關於你兒子死亡的慘劇。……”我說。

“噯，我倒忘了，像我這麼大的年紀，真不中用

了。……這是你曉得的，便是五月卅的那一天，在南京路……”

“噯，便在那鮮血爆裂悲壯熱烈的五卅慘案中殉國的麼？”

“是呀，在五卅的那一天，他們一齊去死了，”他又繼續着說：“在那一天，不用我說的，先生比我不知更明白得多，我雖然愚蠢，是一個拖垃圾車的人，先生，你不要笑我，我知道那次的風潮，對於我們窮人真的完全起來反抗了，把平日壓迫的人都反抗了，把我們的痛苦，精神，在鮮血中都表現了，我想，多末有意思的一次暴動呀！我的三個勇敢的孩子，何嘗不是在這緊張的慘案中爲了一切工友們的前途計去犧牲了呢？先生，他們不知道的人，誰都會這樣說的：“屠夫是多麼可慘呵！”可是，我並不像他們所說的，先生，我雖然是愚蠢，是一個拖拉垃圾車的人，如果，我的第四個孩子不是很小也已經長大了的話，我一定願意他在這次工人

掙扎生命，命運和一切的慘案中去殉國，是何等的光榮，難道他死者的父親不也是很光榮的麼？……先生，你不要笑我……”

當這時，在灰黃的燈光裏，我才把他的臉龐細細的看清了！呵！屠夫！可敬的屠夫！他的臉色全被血管快要爆裂了，他的眼睛，血一般火紅，好像迸出一朵朵的火花來！他的赤黑的手掌握緊着粗大的拳頭，他的氣嘶嘶的喘了起來，他好像變成了一個，像他所說的，他的年青的兒子那麼精悍，和勇敢。

他們不知這樣有精神有反抗性，有犧牲的革命家的屠夫，誰都會疑他是發狂了。……

“哦，可敬的屠夫！你是俄國的大革命家！你有無產階級的精神！你有勇敢的精神的兒子！像你的偉大的精神永遠不朽！永遠不死！……”

“哦，我的親愛的先生！……”

屠夫向我射出二條血也似的光，同時，我的一

腔熱血也沸騰了。

“我的敬愛的屠夫呀！祝你萬歲！”

最後，我十分用勁的說。

1930'1,2,晚,十二時。



# 父 與 子

## (一)

綺縵是一個三十歲的輕佻婦人，她委實是美麗，並不因為她的年紀會損失她的誘惑力；只要看見她，誰都不會忘記她的渾圓的小白臉，小弧線的脣浪，娥媚的細眉，和一對充滿着有趣，晶瑩，熱情的眼睛，……使人多末可愛。她絕不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她能夠唱美麗的歌，她的嘴又是一個話匣子，會說會笑，又說得非常的婉轉和動人。

初秋的下午，天氣很涼快。

桑伯賽坐在綺縵的身邊，他的二條臂膊緊緊地摟住着伊的腰，似乎怕她飛逃一般，……隔了一會，他的臉不自主的貼在她的粉白臉上，把他的緋紅的舌尖送進她的嘴裏，她一點不拒絕，馴良得和小綿羊的樣子用雙手圍住他的頸子，嘖嘖的吮吸。

伯賽把她抱在膝上坐着，她的頭很無力的樣子投在他的懷裏，他抓住伊的肩膀，呆呆地看着她。窗外的涼風，一陣陣吹進來，把綺縵的頭髮也吹得亂了起來。

他們被難堪的苦悶長久地沈默着。

隔了許久工夫，伯賽側着頭，帶着一種苦笑的神情，二手抱住伊的頭，把她的亂髮緩緩的理了理齊，聲音很遲鈍的說：

“你不能告訴我麼？你的第三個愛人是誰呢！”

“呃，我已經向你說過……上帝知道，除你和，



我的丈夫之外，我可沒有第三個愛人了。”

“你那裏說，好，你不說，你太對不起我；……我是這樣愛你，你自己知道，上帝也知道，我愛你綺縵，我真心的愛你，綺縵，你不是愚蠢的，哦，聰明的，我的親愛的小婦人！”

“是的，你這樣地愛我，你愛我正像我的丈夫一樣……可是，我不能告訴你，我確是沒有第三個愛人。”

“不說也好，反正你總不肯直說，好吧，反正……”

“伯——伯賽”

“如果你愛我，請你告訴我！我明明聽見人家說，除我之外還有一個愛人哩！”

綺縵想了想，裝着一副狡猾的樣子，說：

“誰啦？你告訴我好了，你肯告訴我麼？”

“怎麼？你聽見沒有——怎麼你反問我？是麼，我是不能告訴你的。”

綺縵十分窘着，她的眼睛漸漸的睜大來，一顆顆瑩淚淋下來了。

“爲什麼哭啦？我的寶貝，……我不再問你，乖乖的，我的小婦人……愛你，在戀愛中的男女應當以極高度的愛情所陶醉，不應當爲自己的隱衷而悲哀的。”

“對呀，我愛你也正像你愛我。……你却懷疑我，唉，我……”

伯賽在她那裏坐了許多時候，好像忘記此刻是什麼時候似的；太陽剛要和地平綫接吻了，他却是沒有走出來的意思。

夕陽的餘暉在玻璃窗上晃着，室內很是明亮。

一個年老的男爵，他的衣裳穿得非常闊綽，神氣也很威嚴，脚步很輕微的，幾乎連一點聲音都聽不出來的走進綺縵的臥室裏來了；他看見伯賽的臂圍着伊的腰和伊的手抱住他的頸子，正在那裏蜜蜜的接吻，他們已經來不及，被那年老的男爵看

見，等到他走了進來，伯賽連忙推開她，從沙發上跳了起來，用他顫抖的四肢支住着身子，似乎將站不住脚快倒下來了。

“伯賽，你怎麼躲在這裏阿？——”

“是……我的父親！”

綺縵站在一邊，四肢也發着抖。

“到這裏來你有什麼事呢？伯賽？”

“沒有……我是來……”

我找你許久，聽人說你在這裏，我才跑到這裏來的。”

“……………”伯賽只呆呆的站着。

“這位是誰呀？”年老的男爵指着綺縵說。

“這是……我的同學……密絲黃……”

一種死的沈默延長了三分鐘。……

這時，伯賽和她都怔怔地溼擊，一行行的冷汗從他們的背脊上滲出來，二人都要想逃遁，却好像關在狹的囚籠裏，沒有地方給他們逃出這個可怕

的魔窩一樣。……二人都被無可奈何的苦悶佔滿了他們怯懦的靈魂。

綺縵覺得很是奇怪。

一種難堪的沈默畢竟過去了。

“有什麼事麼？我便回去了，父親？”伯賽很勇敢的說了。

“回去？事情是沒有，……你到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二個鐘頭。”

已經二個鐘頭？那末，也該回去呀！”

“是的。”

伯賽悻悻地走了出來，很不自解的走出伊的家，

## (二)

“綺縵，他，我的兒子，怎麼會到這裏來呵？”年老的男爵這樣不客氣的問她。

“他是你的兒子——？”她問。

“是呀；他時常到這裏來的麼？你是和他很親近的？是不是？”

“他是常到這裏來，時常苦擾我，時常……”

“喔，他時常——？時常什麼？呵，小東西，我應該以父親的權威來警戒他，以後不許他再來；……繪縵你以為怎樣？”

“望你……不要嚴厲的，……以父親的權威去責罵他，——親愛的，你不要誤會哩；這是有一個緣故的；如果你責罵他，他一定會恨我，詛咒我的；不是我以後遇見了他反有點不好意思嗎？”

“是的，……你和他究竟有別種關係麼？誠實的，你須告訴我，我不去責罵他，總算看你的面上。”

“像你說，你一定懷疑我，是不是我和我的兒子也有了什麼關係麼？……可是，你是沒有想，他是一個孩子——只有二十一歲吧，哦，你想……”

...”

“說話說得流利些，放誠實點，看你的神情，似乎是不說實話。……綺縵，你放大膽說吧，我不怪你，也不怪我的兒子；我總是不見氣的，綺縵，告訴我吧，你是不是和他素來很親愛的？有什麼關係在裏面麼？”

綺縵又是遭了難堪的苦悶，掉轉了頭，一響也不響的呆坐在那裏。

年老的男爵反覺得窘了，說：

“你有，……沒有……”

“……”綺縵不睬他。

他用道歉的口吻說：

“來呀，……怎麼？你生氣了？綺縵？……”

她看他一眼，仍是不說話。

“你不要生氣呀！寬恕了我，我覺得難過……”

“我一點不生氣，我沒有難堪你。”

“唔，好，我的綺縵，小東西，你來，坐到我這邊

來。”

她一動不動的坐着。

“來呀，……綺縵……”男爵又叫了起來。

“你叫我？……”

“怎的？你在想什麼？連我叫你的聲音都不聽見？況且，我叫你的聲音是並不幽微的，……呵，怎的，呵，怎的呀？”

“叫我有什麼事嗎？”

“你來，坐到這邊來，我有一個奇特的新聞要說給你聽啦。”

“什麼新聞？”她無意的問，身子仍舊一點不肯移動原來的位罝。

那男爵走了過來，緊緊的挨近她，將她粗暴的手放在膝上，她的頭伏得很低，正像沒有力氣抬起來的樣子。——

男爵很不耐煩的摩着她的柔髮，心裏終是十分悒鬱，覺得她的態度，一點不像從前那麼活潑，

真摯，和慇懃。

他想：“……奇怪，真奇怪，今天她的態度完全是冷淡，輕蔑，卑視，……這是一定，一定我的小鬼伯賽誘惑了她；唉，小鬼，可惡至極，像他年紀很輕她當然肯愛他，是的，她愛我的小鬼這是一定的等我回家，我一定責罵他，處罰他，可惡至極，小東西！……”

他想到這裏，在綺縵的臉上無意識的吻了幾吻，把她放在那張沙發裏，站了起來，說：

“綺縵，我有一件小事，沒有工夫同你去玩耍再會吧。”

綺縵不說話，也不看他一眼。

男爵很懊喪似的走出來了。……

一九三〇，七，二十三，寫於棲霞山紫雲洞

記得那天天氣怪熱，我和我的虔一姪在紫雲洞避暑，一點不覺酷熱，喝着茶，提起筆來寫



小說，居然寫成了這一篇“父與子，”覺得很可以作為我永生的紀念。——作者誌——



## 悼 亡

這是在——年，但這一年只要大家記得俄國  
侵占東北邊疆在札蘭諾爾之役的時候就是了。十  
一月××日，我的一個同志，東北第××旅旅長衛  
克強在血戰中陣亡了。

軍事在最緊張的一夜，火車站的月台上沈寂  
得和死一般幾盞光線很衰弱的電燈，好像在那裏  
打盹；天上沒有月亮，冷風咆哮地吹着。無線電斷  
了，收不到別處的音，前線的消息，在這個車站上

已不能得到。車站的會合室裏，坐着軍官和電報生，正在那裏測度他們不可知的利害，憂鬱和恐怖在他們蒼白的臉上；他們不時把頭從窗口探出來，望到慘澹的月台上，只等着一個可喜的消息的來臨。

正在他們沉默的當兒，前綫的機關車開到了，他們便匆匆地走出會合室，機關車剛停下，便在機房裏跳出一個司機的工人，他急急地走上他們身邊來，發抖着說：

“前綫已經……所有的兵士都被他們的唐克車掃盡了，——此刻兵士們平均每人只有十顆子彈了，——”

“呵，怎麼辦呢？”軍官們都這樣說。

威嚴的軍官們相互握着這位司機工人的手；他穿着很少的衣裳，二手冰冷，他的鼻子也凍得緋紅，頭上戴着羅宋帽，年紀是在三十歲左右。他向軍官們說：

“快快!把最後的兵士們上去,否則不到半個鐘頭札蘭諾爾立刻要失掉了。……”

一個年紀很老的軍官鎮靜地說:

“是的,我們立刻將兵士上去,朋友,又要煩勞你一次了,請你把兵士們開到前綫去,你總算爲你的祖國爭最後的光榮罷!”

“好的,……爲我的祖國!爲我的民族……”

月台上來了幾個號兵,吹了召集號,休息着的兵士們都拔着脚,整了槍彈,很敏捷地來整隊了”一邊軍官們鼓勵他們,說這次的戰爭完全爲國家,爲民族;一隊隊的兵士一聲不響的走進月台上,除他們勻均的步聲,刺刀相軋聲之外,再聽不到別樣的聲音。

兵士們都走上車去,司機工人和軍官們說了最後的話,握過手,走進他的車頭裏去。車廂裏沒有放光,借着月台上幾盞灰黃的燈光看去,兵士們站得擠擠,他們也從車窗口探出頭來。機關車上擺

着大礮；和子彈箱，冷的黑的光從礮口上射出來，益加覺得他的偉大。那些兵士們荷着槍，揮着手，緘默着，在每人的心裏都激起一種青年對於他們的祖國和同胞去爭光榮的勇氣。

一會兒，氣笛聲怪叫了幾聲，接着那機關車蠕蠕地輾動了。

機關車開去之後，車輪聲便漸漸聽不出來，月台上又歸死一般的靜默。什麼擾攘也沒有，在燈光下站着幾個電報生，一個年老的軍官，年青的軍官們也乘了這輛機關車去了。



到次日黎明時，機關車又開回來了。那司機工人和幾個軍官都探出頭來說：

“札蘭諾爾已經快要失守了。——”

等機關車停下，車廂裏走出一簇人來，都惶張地說：

“完了，完了，……他們用重礮，飛機，唐克車包

圍衝擊了，札蘭諾爾到此刻恐怕已經失守了……”

……

終於，那札蘭諾爾被俄兵占據了，昨夜開拔的軍隊都敗下來，陣亡的軍官和兵士都由紅十字會收拾了。

……

當我們走進衛克強的死骸室，一種冷氣便襲上我們的心頭。看見他躺在一張木榻上，他的胸前，被鮮血煊染着。

這死骸室裏還有許多兵士們的死骸錯落地躺在地上，一切都靜默，連各人心臟的跳動的聲音都會聽得出來。

他的身子自然已經冰冷而且僵硬，我們一看見他那莊嚴的面貌，給我們再不會有片刻把他忘却的力量。

“呵，可愛的同志！你的死是光榮的！你的精神是永永不朽！你拿舊式的軍器，寡少的兵士去當飛

機，重砲，唐克車的包圍和衝擊，還能殺他們四千餘個暴敵，像這種戰績不是告無罪於國人，告光榮於世界嗎！你是完全為祖國爭最後的光榮中死的，呵，呵，上帝祝福你，祖國的同胞一齊祝福你！——”

當我們不自主的從嘴裏歡呼出來，在隔壁辦事房裏的人聽見了，他們也都幫着我們為這位××旅旅長高呼：

“衛克強將軍萬歲！

大中華民國萬歲！”

.....

不多時，兵士們扛進一具棺木進來，當這似化石的死體放進棺木時，我們不像嫠婦的嚎啕，只是靜默無聲。

最後，兵士們便拿了繩子，粗木，把棺木去埋葬了。

我們隨着靈柩走到墓地上，在荒涼的墳地上，



兵士們掘了一個土坑，把棺木埋葬了。

在回來的路程上，大家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似乎失掉一件寶貴的東西似的。

作於上海



## 故 事

戰爭已經開始了，劃在戰綫內的區域，都不免掉要受戰事的蹂躪和恐怖。這幾天，一個斗大的胥鎮，天天被籠罩在愁雲緊張的空氣中；消息比較流通的地方，人不很多，呈出一種非常蕭條的狀態……不正確的謠言，只是從他們嘴裏胡亂的說着。鎮上的人，總是把那些話都認真地嚥下去，看他們的臉色就可表示他們突然的憂懼。

空氣似乎益加緊張了。……

傍晚時，有錢的人都逃到鄉下去避難；那些謠言明明告訴他們有不幸的搶劫在今夜會發生了。

街燈已經着亮，街上嘈雜的聲音也慢慢地靜甯，一個窮苦的老人——蔡粒民，那時，在他的家裏也格外的沈靜下來。

一盞煤油燈在那裏閃着微弱的光茫，被窗外的風吹着，燈光便顫動不定。蔡粒民坐在他的椅上，他的身邊，還坐着一個年老的妻之外，別的沒有第二個人。

他的妻好像在發怔，身子不住的寒顫着。

粒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的老花的眼球縮得很小，正像太陽底下的貓兒一樣。…他的眉頭鎖得很緊，一種驚惶與鎮靜常在他的眉宇間跳躍，他不想什麼，只是在靜靜的聽後門外的動靜。

窗口的煤燈，把全室益加映照出灰黯和恐懼。

他的妻很可靠的說：

“今夜總靠不住吧，…那怎麼好呢？——”

粒民沒有回答，似乎不曾聽見他妻子的嘮叨。

她又重復說了：

“那怎麼好呵？……，今夜總靠不住吧。……”

“是的，可是，有什麼法子呢，……也許軍隊敗了下來，又不能想，也許他們便要搶劫，放火，擄掠；……逃，也有危險，不逃，也是危險。”

“總是逃的好。……”

“逃；立刻便逃麼？”

“不立刻，等到什麼時候呢。”

“逃到什麼地方，萬如意村子？”

“也好，……”

他的妻正說着，門外忽然有人敲着，問過姓名便開了門，走進一個熟識的人，是隔壁磨坊店的夥計，他年青而又強壯，走進門口，神色也非常可怕，他的臉上連一些血色都沒有。他的脚剛跨進門，隨手把那扇門輕輕的關上，落了門閂，粒民注視着他說：

“你有什麼消息麼？”

“消息？情形不見得好吧，你爲什麼不逃？”

“是呀，正想逃，逃到萬如意村好不好？”

“唔，不，此刻恐怕不能行路了，早一點就行。”

“那怎麼好呢？——”粒民的妻仍舊這樣說着。

便在那盞半明不滅的燈光裏，他們的臉色顯得十分難堪。

磨坊店夥計很憂愁地坐下來，三個人都在靜聽門外的聲音，這時，門外更其恬靜，沒有犬吠和步履的腳聲。

大家沈默了許久，蔡粒民輕輕的抬起頭來，向着磨坊夥計說：

“想來總不要緊，軍隊決不在今夜便敗下來，……反正我們多是窮人，敗了下來，他們又怎樣我們？”

“我原也這樣想，他們怎樣對付我們？”磨坊夥

計說着很有些用勁。

又是繼續了長久的沈默。

那年老的蔡粒民便從櫥子裏拿出大半瓶玫瑰酒和一些菜蔬，放在一張桌上，說：

“來來，喝些酒好嗎？”

磨坊夥計貪婪地看了一眼，再看了看他的臉，最後高興地說：

“老伯，謝你。……”

磨坊夥計便站了起來，坐下靠在檯子邊的那張凳子，三個人圍坐着一張小桌子，把窗口的煤油燈移到桌上，燈光便捻亮了一點。蔡粒民把一隻喇叭形的白磁杯徐徐斟滿了一杯，放在磨坊夥計的面前，再斟了一杯，斟在一隻較小的直徑杯裏，和他年老的妻合喝，她不會喝，只要喝一二口，臉上便浮着紅暈的。

蔡粒民懇懇地說：

“老朋友，不要客氣，請喝罷，隨便吃吃，沒有

什麼下酒的菜啦。”

“好極，好極，沒有客氣，”磨坊夥計說：

他們便開始喝酒。

磨坊夥計是個魁梧的男子，初看見他的身軀，便不相信他是一個進化後的人，因為他的身子簡直十分笨拙，他的眼睛和嘴唇的構造都看出他的呆笨和壯健。他說話却非常遲鈍，舉動也非常滯緩，如果，我們和他談幾句話，或是，只要看見他的微笑，就可知道他是誠實的勇健者，蔡粒民和他是要好的朋友，所以知道磨坊夥計從前曾當過兵的人。

他們酒喝得多，把恐怖和憂懼漸漸忘却了。

蔡粒民笑着，把眼皮擦了擦，說：

“老朋友，你肯告訴我，可講你自己當兵士的那個時候？”

“有什麼可聽，我已經把它忘却了。……”磨坊夥計說。



“你說呀，我很願聽你當兵士的生活呢。”

於是那磨坊夥計便開始說：

“兵士的生活是很苦的，——比磨坊店更苦，苦到像兵士最苦的沒有了，……”

“那末，請你說呀，當你做兵士的那個辰光是怎樣的情況呢，老朋友？”蔡粒民又說。

窗外依然被冷風吼着不和諧的怪聲，街上依然十分恬靜。玫瑰酒在白磁杯裏閃着血一樣的紅光，好像他們在喝敵人的血一般。……燈光比先前亮了些，他們夫婦倆的眼睛都凝視在磨坊夥計，磨坊夥計的臉上也被醇酒灌得紅起來了，他的眼皮很重的樣子睜着，他的粗厚的嘴唇一顫動，二排焦黃的牙齒便露了出來，同時，他的不清楚的說話便從又厚又粗的舌根上溜出來。他說：

“說我當兵士時候的那種困苦麼？……唉，這回味終是苦的，因為苦，常是不去想它，想着它有什麼滋味？……”

“在八年前的秋天我去當了兵，整整的操了三個月工夫，便在這年的冬天，也爲了戰爭的事，我們的軍隊被派到前綫去，那時，我隨着幾千百個與我一樣的兵士們開拔了。到了離火綫附近的地方紮了營，唉，那苦頭便臨到我們的頭上來了。老伯，你想，這苦楚是什麼呢？——”他不等粒民的回答，接着又說：“第一是站崗，放哨，……只要想，在那麼寒冷的冬天，去站在郊野的地方，任北風刮着，雨打着，有時雪飄到身上來，你想，是人，誰不感到痛苦，於是熬着痛苦，過了許久日子。……”

“後來呢？”

“後來？哈哈，誰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老伯伯，我告訴你，請你不要去告訴第二個人，這是因爲於我的生命是很有出入的；千萬望你不要告訴第二個人。”

“請你放心，我決不會告訴第二個人，除我的女人之外。如果我告訴別人，有上帝來責罰我。”

”

磨坊夥計拿起那隻喇叭式的酒杯喝了一口酒，用筷子挾了些蔬菜放進嘴裏咀嚼一會，然後，他那粗厚的嘴唇微微的起了顫動，慢慢地說：

“有一天，在極冷的冬天的早上，熹微的晨光剛從雲隙裏爬出來，天沒有亮足，天空却下着雪，想到有錢的人，他們正在暖和的棉被裏睡得最有趣的時候，可是我……有什麼法子，要放哨到一個杳無行人的郊野中去巡邏，這郊野，樹木很多，却已是凋零，一種蕭條的氣息吹來，好像走入了原始的森林；枯葉在地上好像哭；一溝河水，結着很厚的冰，從冰上可以走人，從這邊到那邊，或是從那邊可以跑到這邊。天上的雪霧霧的下着，我的軍衣早被白雪堆切得有半寸多厚，我正像白螞蟻一般在那裏蠕動，誰看得出我是站在什麼地方呢，——可是，雪總是不斷的下着，下着，沒有停止的意思，鉛色的雲也映出渾沌，迷濛，慘白的光。……當那

個時候，肩上還負着一根四十斤重的老式槍，腰裏滿圍着子彈，一雙腳早不知凍得怎樣，麻得連一點知覺都沒有。唉唉，你想，不是兵士，誰高興當那個時候去站在雪中，任暴風雪的刮着？……唉唉，只有兵士，只有兵士，去站在那裏負着重大的使命……”

“唔，……多末勇敢呀，我們青年的兵士們！”  
蔡粒民忽然叫了起來。

“你說，兵士不是太苦麼？呵，像我這樣強壯的身體也吃不下，……於是，我，我，……我便在那天早晨逃了，逃到胥鎮上來了。……”

“呵，你是一個逃兵？”

“是……我是……一個逃犯，……”磨坊夥計畏縮地說。

磨坊夥計又是用勁的喝了一口酒，不嚼菜。

年老的蔡粒民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便十分誠懇地說：

“老朋友，上帝保佑你將你平平安安的活到現在，沒有給他們偵探出來，祝你，老朋友，請再喝一口吧。”

說時，蔡粒民舉起酒杯，隨着那個磨坊夥計也提起酒杯，他的一對火紅的眼睛，變得異常可怕。

“說下去罷，——”他向磨坊夥計說。

“哦，記得那一天早晨，……哦哦，那一天早晨，最不能使我忘懷了：我把軍衣，子彈，毛瑟槍軍帽，都脫下來放在地上，只穿着一件很單薄的衣裳，冒着大雪走到胥鎮上，在一個破敗的廟宇裏才安藏了我的身子，得救我再度以後的日子，一直活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一直活到現在，……”

“再說下去吧，——”

“前三年的生活，全是發昏，一點沒有頭腦，糊糊塗塗的過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以後的三年，——從我到磨坊的當夥計之後直到現在為止——在

這三年中的日子，所過的才覺得有點回味和意思了，雖然是磨坊的夥計，本來也沒有什麼……”

“老友，請再喝我的酒。”

他們舉起了酒杯，大家喝了一口。

他們都有些醉薰薰了，他的妻也聽得發呆。

沈默了許久工夫。……

再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大地從昏黑的懷抱中醒了；近處的雞和狗一時狂叫着，天色也慢慢的明亮起來。

磨坊夥計走出蔡粒民的家門，酒已經醒了一大半。

四月，於斜塘。

# 風 波

時代：革命初起，軍閥把權時。

地點：在一個風氣樸淳的縣城中。

登場人物：

英毅：年二十一歲，高中三年生，風采奕奕。

王氏：(英毅之母)年四十六歲。

崇武：(軍閥營長)年四十九歲，脣有短鬚，穿軍服。

霞雲：(英毅之姊)年二十三歲。

玉兒：(英毅之姝)年十歲。

靜兒：(同上)年八歲。

佈景：一間普通人家的客堂上，舞台左右，設几椅二行，依屏門置八仙桌，桌邊放二椅；桌上放時鳴鐘與茶具外，別無他物陳設。

開幕時：王氏坐於桌旁之椅上，閒若無事；頰上塗着一層脂粉，裝束也頗時髦。玉兒與靜兒自外走入舞台，且跑且跳。

靜兒：“媽，寄父呢？我要討銅板呀！……”

王氏；(微笑)“阿靜，你要向寄父討銅板麼？你不怕他的手槍麼？”

玉兒：“媽，寄父不是給你許多雪白的洋鈔麼？寄父一定肯給我們銅板，他很疼愛我們呢？……”

(靜兒，木雞般站着，玉兒撅着嘴，面向着伊母親的臉上。)



王氏：“玉兒，難道你也不怕寄父的手槍麼？——”

靜兒：“寄父不是我們的爸爸麼？爸爸那會殺死我們孩子呢？”

王氏：（笑說）“你們不聽見麼？昨天寄父說要把你們買給捉魚船上去呢！”

（玉兒與靜兒相覷片刻，門鈴忽響。）

王氏：“誰呀……寄父麼……你回來了嗎？……”

靜兒：“寄父回來了！寄父回來了！”

玉兒：“寄父回來了！寄父回來了！”

王氏：“玉兒你快去開門。”

（聽玉兒開門後）

玉兒：“呵？哥哥來了：大哥哥，你放假了麼？”

（英毅不語，踉蹌奔入客堂。）

靜兒：“媽！英哥哥回來了！……”

（英毅立於靠在几椅之旁，瞋目睥睨，

王氏見此形狀，雖暗自愧然，仍慙  
慙。）

王氏：“英兒，學校裏出了什麼亂子麼？怎麼突然回來了？”

英毅：“回來了，母親！難道學校不出亂子，我不能回到家裏來的麼？兒子不能來省拜你別後二年的母親麼？……”

王氏：（臉色變白）“……”

（英毅聲色更厲，二日向全堂作周視）

英毅：“母親，霞姊呢？怎麼連爸爸的照相都不見了呵？”

王氏：“英兒，你爲何這樣沒禮的對待你母親呀？你剛從學校回來，像做了官爵回來一樣了；你這副神情也太不成樣子了麼？母親又不曾犯了什麼罪呀！？……”

英毅：“是呀，母親並沒有犯了什麼罪呀！不過，你當兒子是瘋了，好吧？母親，你似乎太不顧兒子的面孔嗎？你母親也太殘酷了地下的亡父嗎？你母親似乎太對不住我們子女了！”

母親，親愛的母親！今天你是千萬不能怨恨我，怨恨你兒子的鐵面無情了；如果，我還是昏昏沈沈下去，我不是對不起亡父嗎？更對不住我的姊妹；母親，我從前幻想着的幸福家庭，現在是絕望了。現在的家庭，是這樣卑劣，是這樣醜醜，是這樣污濁！母親，你自家也千萬不應該這樣的放肆，使我這樣的難堪！精神的快樂難道及不上物質上的快樂麼？我始終不信那般金迷紙醉的享樂人，他們精神上快樂能夠勝過我們十倍，百倍的；最怕精神受了桎梏，將精神鑄在痛苦的典型裏。我願自食其力過着幸福的日子，我們要什麼做官做太太呢？你兒子決不去做那鹵蕩的官吏，你兒子更不願做軍閥的爪牙！母親，我此後致全力於革命，要打倒軍閥！努力推毀這樣濁濁的社會。……”

王氏：（老羞成怒）“……阿英！你瘋了嗎？……你真

的瘋了嗎？你怎麼在母親的跟前敢這樣肆無忌憚呀？……”

英毅：(態度鎮靜)“我沒有瘋，要是我瘋了，我儘讓母親將你的兒女當俎上的肉，把可愛的兒女儘可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過，我爲地下的亡父雪恥，我爲親愛的姊妹拯救於危墮之前，我爲母親的前途幸福計，我爲黑暗的社會潛勢力奮鬥，爲暴人宣戰，爲社會宣戰；母親，我再不願親眼目睹的讓那暴人腐化我們純潔無瑕的家庭，宰割兒女的命運了；除非我像父親一樣的死了，那末，只讓你們將社會惡化，黑暗，污濁，把人格，名譽，去丟盡，拋棄！”

王氏：(作忿恨狀)“阿呀，我給你讀了書，你的性子竟養得這樣大麼？……咳，阿英，不肖的阿英，你，——你這樣褻瀆你的母親，你知道了嗎？——”

英毅：“知道的呀，我是褻瀆了母親了；不過，母親向我們兒女曾犯了什麼大逆不道的罪麼？你的罪惡，你的壞名，已是十分照彰了，你也知道了嗎？”

王氏：（坦白地）“沒有。……我對你們兒女，沒有犯過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呵。……”

英毅：“哼！哼！哼！不犯了什麼罪麼？母親，望你再想想罷，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總會知道的罷？……唉！社會的蠹賊呀！社會的魔鬼呀！你，你還隱瞞你的兒子麼？……”

王氏：（忽作驚狀）“阿英！阿英！你說，你快說！我犯了什麼罪呵？——”

英毅：（斜睨母親）“母親，你還不知道麼！一定要我告訴你麼？這不是更難堪你嗎？……記得父親死後，家境寒酸，不是一空如洗？二三年前的事情，當然母親也不會忘記的罷？……我們將幾畝瘠田全數賣了，把所有值錢的

東西也送進典當裏去質錢，那時，我們的家庭如斷了棟樑一般的塌圮了，當然母親也不會忘記的罷？……但我想如能大家克勤克儉的做些活計，也可支撐這斷樑的家庭，我在那個時候，在報館裏找到了選稿的位置，也勉強維持了我的學費；唉，死後祇有二年，足足的二年，母親，你怎麼頭上金釵，身上綢緞呢？（右手指着王氏頭上和身上）母親！兒子真不懂，死不懂呀：母……親……你……你……你……你……”（頓足淚下，右掌掩面。）

王氏：（忽作和靄）“……喔，阿英呀，你問這些東西麼，莫怪你不知道的，這是靜兒的寄父買給我的東西呀！……”

英毅：“寄父？靜妹的寄父……呀！誰是靜妹的寄父呢？母親？”

王氏：“那是營長黃老爺。——”

英毅：“哼。那東西配做靜妹的寄父麼？誰要他買這些燦燦的黃金和綢緞……。”

王氏：（又作怒）“呵，阿英！你真會說大話，怎麼說不配呢？……難道我們是省長督軍的人家麼？”

英毅：“當然是不配的啊，你想，和這種軍閥的爪牙配成眷屬，你說是配麼？……我並不是以階級的觀念去找相當的人相配眷屬，與其和軍閥成眷，反不如和窮苦的，比我們更窮苦的人去配成眷屬，母親，你想，像他這種刮地皮的軍閥，是不是應該的，去接受他以殘酷的陰謀所得來的臭錢！……”

王氏：（忽作哭）“阿英，母親真苦呀；……你知道，……做娘的……何等的苦呀！……”

英毅：母親，你有什麼苦楚呀，你不妨告訴你的兒子，……你的兒子已經懂得些人事了。……

王氏：英兒！你是曉得的，自從你父親死了之後，

家境一天天的寒酸了；我們那一天不在憂  
薪慮米呢！……咳，不是黃老爺來支撐我們  
的家庭，你的姊姊，妹妹，和我早已餓死了，  
可憐我們是女人家呵！……”

英毅：“這句話說得太不成樣兒，你們不能自食其  
力麼！……爲什麼去依靠一個攸不相關  
的人，一個軍閥的爪牙呢？你們完全被他以金  
錢迷醉了！唉！他完全以金錢來迷醉了你們  
純潔的靈魂了！你們被他以毒蛇般的心  
纏住你們的靈魂了。（急頓足）唉，聖潔的姊  
姊呀！妹妹呀！母親呀！可憐爲了金錢的壓  
迫而被金錢迷醉的姊姊，妹妹，和母親呀，  
萬惡的金錢終於把你們陷入了水深火熱  
之中，這是何等的悲痛呀，亡父呀亡父！你  
的兒女在這死氣沉沉的底下苟延着生命，  
我們做兒女的真太對不住你了，亡父，饒恕  
你兒子偉大的罪惡罷，你的仇，你的恥辱，



也就是我的恥辱，我的仇恨，我決定死心塌地的和他宣戰了！和他肉搏了！……”

王氏：“阿英，你向誰說呀，你真發了瘋麼？「枉伍」  
「枉伍」的亂叫？……”

（霞雲自外入，見英毅，頗驚愕，）

霞雲：“英弟……你……怎的回來了？”

英毅：（神經過敏）“哼，也是一個，一個被金錢迷醉的人！霞姊，你也太不應該了！……”

：霞雲“什麼呀？英弟？”

英毅：“你也太不應該了！你不應該將母親作的祕密隱藏着的，你爲什麼不寫信告訴我呢？難道祕密永遠能夠祕密，永遠不會水落石出麼？你難道一些沒有奮鬥力被他們腐化了麼？唉唉，忤逆的兒女呀！罪惡的兒女呀！……”

王氏：（怒）“阿雲，你不要睬他，他是瘋了！他是瘋了！……”

英毅：(神經益敏)亡父呀亡父！他們都當我是瘋了！我是沒有瘋，幸虧沒有瘋，如其我真的瘋了，家庭永遠黑暗了！社會永遠黑暗了！！全人類永遠黑暗了！！！！大姊，母親現在是社會上最卑劣的婦人，最可惡的婦人，最不可收拾的婦人，你千萬不要麻木不仁的像你母親那樣的卑劣，可惡，不可收拾；你的靈魂，我想，終還不會污了罷，你該幫助我來推翻這個黑暗如魔窩如毒蛇盤踞的家庭！我們來革命，站在革命的火線上努力，我們爭我們自由的波浪！我們像一朵枯焦的玫瑰還可以復活轉來：如果，母親甯肯做壞人，我們可以去家，要這樣醜陋的家庭做什麼呢？我們可以去死，像這樣無意識地，受了桎梏似的生活下去有什麼意味呢！走罷！走罷！走罷！……像這樣的母親，我們需要什麼母親呢？不要母親了！你們快快離開

這裏罷！……走罷，快走罷！……”

王氏：“阿雲，你看……他家庭也不要，他把親娘都要丟掉了：……”（哭聲漸起）

霞雲：“英弟，你不是這樣說的呀：我們到了山窮水盡的今日，也不能怪母親的了。做乞丐的，他們何嘗是願意的呢？不過，爲了生活，也是不得已而已。——”

英毅：“霞姊，你也不是這樣說的：他們做乞丐的人，何嘗有一點卑鄙呢？但是，我們在社會上已卑鄙到不堪的地步了！”

王氏：“那末，你去做乞丐罷，我們都不願做乞丐你的，姊妹們誰願餓死呢。”

英毅：“我不能養活她們，我願他們都死！我將讚美，我將替她們祝福；死是何等至善至美呀！我不願在這樣牢獄似的家庭與社會裏給她們活着；漸漸的長大起來！”

霞英：“英弟，你最好不管家裏的事情；有母親管

着。由母親去管理。”

王氏：“你自家尋生活去罷。——”

英毅：好！讓我自家尋生活去！反正我也有了經濟獨立的本領了；尋生活去！尋生活去！玉兒！靜兒！你們跟我走！走罷！快走，！快走吧！……（拉着二個孩子的衣裳）快點走吧！

王氏：“玉兒，靜兒，爲什麼要跟你走呢？孩子是我的呀！……”

（這時外邊門鈴又響相牽稍住，英毅有驚色，然鎮靜。）

王氏：“阿雲，你快去開門！”

（霞雲走向後台不久，隨即與營長同上，軍服端莊，頗爲英偉。）

營長：（面向英毅）呵，你……你回了麼？

英毅：（作毆打狀）“喔，你是誰？我可不認識你呀！”

營長：“是的，你是不認認我的。”

英毅：“你是什麼人？怎麼走進我的家裏？”

營長：“哈哈……你問我是誰麼？我是你家的男主人呀！”

英毅：（聲色俱厲）“什麼？你說什麼大話？你是我們的男主人？我們家裏那裏有你這個野蠻的人；你這個軍閥，立即給我滾出去！”

營長：“教我滾走？”

英毅：“是的，你這軍閥的走狗，你這軍閥的爪牙，你給我快快滾出去罷！大家識相一點！”

營長：“（強悍）什麼？你竟大胆，這樣放肆的胡罵，罵得這樣狗血噴騰？好，好，小東西，你給我滾走，快快滾走，這裏不容你了！”

王氏：“寄父呀，他瘋……他是……瘋……了……”

英毅：不，我的家庭怎麼不許我立足呢？你祇不過拿了金錢來操縱了我們的家庭，把她們做了你如私有的傀儡，私有的木偶；共了人家的妻女，共了人家的財產，共了人家的幸福，你這罪該萬死的豬呀！難道國家拿了錢

來養你們這般沒有理性的畜牲麼？我們人民拿出了極重的苛稅來養你們這般軍人，不是保民反是害民！哼哼，你是我們人民的公敵，我們要向你開仗了！”

營長：“你再不要糊塗，我最後的警告你了！……”

（玉兒，靜兒，霞雲，幾立顫抖。）

英毅：“我要說便說，這是我的自由，誰來禁止我呢？我是抱了純正的意志來拯救我純潔的靈魂底姊姊和妹妹的！我要向社會奮鬥！”  
向家庭奮鬥！向暴人奮鬥！”

營長：“好！向我宣戰罷，你來……”

（隨手向褲袋內摸出手槍，槍口正對英毅胸前，作欲放着。）

英毅：“暴人，惡徒，你槍殺了我罷，你槍殺了我罷！我很願意在你的槍下死去，反正在軍閥未曾打倒處在軍閥時代下，軍閥本是如虎如狼的，隨便可以殺人，到處可以殺人，爲什

麼我不能給你殺呢？你殺！快點殺我呀！”

（王氏驚惶失措。）

營長：（作放狀）“莫怪我的無情！”

英毅：（坦然）“還憑什麼情呢？”

王氏：“孩子不懂事，……你……饒了他吧！”

（霞姊與母親連忙扯住營長的衣袖。）

英毅：“母親，你何必再說情呢？我們母子已沒有母子之愛了。……母親，我情願死了。……”

營長：看你母親和霞姊面上，這回不槍殺你！

英毅：“不殺我了？也好，也好，我本有一種極大的使命沒有成功，還負在我的肩上呢！只恐怕你日後後悔不及，像你這種人可以長久在社會上生活下去嗎？像你這種獸性的軍閥可以長久在中國苟延下去嗎？我不能殺你，將來總會有人殺你！你的命運是不久了，你不殺我，或許我來殺你！我為亡父誓雪大恥，我決為社會除一惡賊！替人民謀光明和

幸福!……”

(說後即匆匆向舞台邊上走,走向後台。)

王氏:“阿英……阿……英……”

(玉兒靜兒俱哭聲宏亮。)

營長:(稍思)“哦!這媽媽的東西!……”

(說後,即手持手槍向英毅追逐,倉皇走至舞台邊上:幕速下,然後營長即向後台奔走。)

(幕內聞哭聲大起。)

王氏:(隱約)“阿英……阿……英……”

1928寫作。

1930改作於杭州長壽路。



## 枯葉日記

(這是一個有妻的男人和有丈夫的美莉夫人  
戀愛時的零星日記。)

五月七日。

今天我坐在開往H市的火車裏，早晨的涼風吹着我的頭髮，車窗外是一個夏天的景緻，我倚着窗口呆想，想到伊，我不禁高興起來。

火車剛到站時，我便探出頭去張望，我想我的美莉也許到車站上候我；可是我終不見伊底影子。

我想：“我的美莉也許正忙着她的手工，她前天的信裏對我說，她爲我正繫一件絨線衫呢。……”

這次我到H市，我完全爲了美莉。

呵，我真有點憧憬，我却迷戀一個有了丈夫的婦人，我呢，哈哈，我却是一個有妻子的男子，覺得我和美莉之間有一點異趣。……我爲什麼祕密地愛她？我爲什麼要趕到H市來看她？我真不知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個月前，我也是特地來看她，她好像因爲我好久不去望她便有些懊惱。看她也似乎傾向我，我真不知道，她爲什麼要祕密地愛我呢？呵，她現在也知道她丈夫的祕密了麼？她的丈夫却也和她一樣去愛了別個女子；她愛我，那醇酒般的迷力也越加強了。這使我胆怯而且使我安慰。但我不能再妄想和她重演一幕團圓的戲劇。

我早知道她丈夫和人私通的消息，並且也像

我們一樣的到了相當的熱度。我想，他和那個曼琪姑娘的戀愛如果成功了，這於我是很補益的，我和美莉的私通或許會不成什麼問題：美莉當然也萬分願意離絕他，這樣，我倒有和美莉結合的希望。

美莉愛我，這是我的幸福嗎？不能說。……我想也許她因為她丈夫和人私通之後才肯愛我，若說美莉是不知道她丈夫的行爲而真心的愛我，這我更不能想了。……若是美莉不是真心地愛我，我應該脫離她麼？

不能夠，不能夠，我離開她剛一個禮拜，在這一個禮拜中，教我在那一個時候忘掉她？我刻刻想到她。我不見她溫柔的微笑已經一個禮拜了，聰明的美莉，你一定能想像到我，我是怎樣地瘋狂似的想念着你呵！——

親愛的美莉，我想不會忘記你的話。你不是常常向我說，說我太把你放在心上了。是的，我也相信太把你放在心上，我告訴你，不管你在世界上或

是離開了世界都總不願將你的可愛在忘掉。美莉，你會說：“愛情正是一朵飛絮，飛到那裏便在那裏生根了。”又說，“愛情是荷葉上的一顆露珠，這邊散了，那邊却又凝聚了。”你又說：“愛情不是私有的。”你告訴我這樣深切的見解，你完全啓示我：聰明的美莉，謝謝你的賜與。

今天我到了H市，本想到美莉的家裏去走一趟，却被我的朋友要我陪他們一齊去胡鬧，我終於不見我的美莉。……

美莉呀，祝你晚安。

五月八日。

下午二時，我才到美莉的家裏。

一見美莉，我覺得格外高興。

美莉和我說了許多話，好像分別了許久似的。我在她家裏吃了晚餐。她留我住在那裏，我爲避人家的非難起見，我毅然走出美莉的家。

……回來只是懊喪。我覺得自己太不近人情，她既這樣向我表示，而我決然的走出來，也許她一定惱我了。唉，我的美莉呀，請你明諒我吧；你不要進一步想：“我是不愛你呀。”

美莉！我很對你不起，望你寬恕我罷。

五月十一日。

因為我那天料想她一定惱了，又為一些小事奔波，於是我竟二日不到美莉的家裏去。

美莉聽見我的腳聲，便這樣叫道：

“翁先生麼？你怎麼二天不到這裏來呀？……”

我被她劈頭問了這句話，使我的喉頭好像給什麼塞住的樣子，一個字也難說出口。我想，她問得多末有意思，是的，我為了什麼事二天不到這裏來呢？

我只得這樣回答她說：

“因為有了一點小事，……”

那時，我唯有自己覺得，我的心頭突突地悸動着。

今天我看見美莉沉悶得可憐。聰明的美莉，在本日，只要我一走進伊的家，她總是說笑不停，非常輕佻，我曉得美莉真是一個熱情的婦人。

“美莉，你的臉色好像有些不大……”

“……”

“唔，你爲我這二天不到你的……”

“不不，……”

可憐的美莉綻出了她的滄淚。

我被她這突然的眼淚的驚駭，使我的神經麻木了起來。……

美莉投到我的懷裏來了，我不知道有什麼禍難要臨到了我的頭上。

“翁先生，你知道我的丈夫麼，我的丈夫他却長久不來信了，而且……”

我知道她了，她的哭並不是爲了我。

可是我能把她丈夫的祕密完全告訴她麼？我決不能告訴她，雖然告訴了她也許對於我有點利益。

我用疑慮的口吻說：

“美莉，你的丈夫怎樣了？難道他知道了我們的事嗎？……”

“不呀，……翁先生，你是不知道他麼？”

“什麼？我……我不知道。……”

美莉益加嗚咽了。說：

“讓我再等幾天告訴你罷。”

我見她哭着，勸她不好，安慰她也不好，我應該向她說什麼話呢？我連一句話都不會說了。我知道她心裏一定會詛咒我吧，這真是沒有法子呀。在晚餐時，雖然美莉還強笑着向我說了許多趣話，我相信她的心是很難過的。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我才回到家裏。夜已經很深了，我的妻早睡着，我却想着美莉，使我一夜

不能成寐。——

五月十五日。

又是三天不見美莉了。

昨夜，我却夢見美莉，這不能不說奇怪，夢見她是病着。

我爲她買了許多她心愛的東西。

我買的是香粉，絲襪，綢料，皮鞋，……這些東西。上午十點鐘便跑到美莉家裏，美莉正病着，這真奇怪，我看見她清瘦的臉龐在黑髮披散的枕上睡着，我走進美莉的房間便說：

“美莉，你病着麼？”

“是呀，我是病了，你不是又三天不到這裏來麼？”

“唔，因爲我有點……”這真使我難堪了。

美莉終於向我微笑着說：

“呵，這包裹存些什麼東西呵？是不是送給我



的?”

“是的，你猜猜看，……否則你不是聰明的。”

“什麼東西呢?”

“你猜，是你所歡喜的。……”

“唔，是項鍊麼？是手鐲麼？——”

“不，這些東西一共還不值十五塊錢呢！”

“那末是。……”

“你不是歡喜香粉，絲襪，皮鞋這些東西麼？”

“好吧，買了這些東西。”

雖是美莉是病着，但美莉却不像病前那麼愁鬱。她見了我買給她的東西，似乎又使她高興一點。

我坐在伊的床沿上，她睜着半開半閉的眼睛，很媚媚地，向我說了許多關於她丈夫的話，我像木雞一般，只一聲也不響。

坐了好久，可恨的，她的女朋友來看她的病，我便與美莉分別。

五月十九日。

我劈頭就要把這件事記下來。就是我的美莉。她向我赤裸裸的表示了。這不是沒有緣故的。知道她的丈夫和一個少女的戀愛成功了，將在首都舉行。(美莉的丈夫在首都當教員)結婚，那女子是開封產，我料想美莉一定聽到了這個消息。

如果這個消息是的確的，千真萬確的，這於我有什麼益處麼？我不能想。看美莉的神情，似乎她想把伊丈夫的擔子要我負上，她很願意做我的妻子，如果，她真的這麼想，於我有什麼益處麼？這是我又不能想。……親愛的美莉，你真可愛，可是我又怕你：像毒蛇一樣的怕你，你是一條可愛的毒蛇。

然而，我也是太膽怯了，怕美莉正怪我罷。我不向她表示，教伊是如何地失望，詛咒，怨恨，悲痛。……我是決不能脫離她，我是決不能脫離她，

我應該體恤她，愛護她，……說不定，因為我不愛她，也許有意外的事要發生。婦人們的心思是多末不可思議呀！但是，我愛美莉，社會上一定妄加批評，一般人一定非難我，如果我立刻離絕她，那末我想H市的報紙上定會登出驚人的新聞，這不幸的事也定會發生的。

我又想，既然伊的丈夫又和別個姑娘去結了婚，美莉不是也應該嫁人嗎？我不相信在法律上是不許美莉再嫁的。

這幾天來，美莉天天哭着，我覺得很難過。昨天我向她說了些慰安的話，她才肯把哭聲低了下去。可是我又沒有勇氣，在我的慰安的語氣中對她表示負責任的話，這是我向她抱罪的。……

我想，她的丈夫真的在首都娶了女人的話，把美莉全不負責任的時候；那時我無論如何對她負責，……呵，她是一個多末可憐的小婦人！

此刻夜又深了，日記寫到這裏，我再不想寫下

去；電燈好像打盹，窗外的風喧着可怪的聲浪。…  
…美莉，親愛的小婦人，她在這時大概和她的愛兒  
抱着睡了，祝她們晚安。

五月二十六日。

許久日子不記日記了，這實在沒有工夫給我  
握筆。老實地說吧，幾天來正忙着和美莉商酌一件  
事呢，腦子昏得不得了，簡直連一個字兒都寫不出  
來。

她丈夫結婚的消息確實了。

美莉於是天天哭着，哭得不成樣子。我呢，總  
算對她負責任的話向伊說了；她却很快活，似乎忘  
記她本來的丈夫，將我當作了伊的親丈夫一樣。…  
…這不是奇特，唉，美莉早有心把我當作伊的丈  
夫，也許她愛他的心比愛我的心更加熱烈也未可  
知呢。

這委實是一件祕密的事，可以向人家說麼？我

完全爲她犧牲了。爲她總算犧牲我的家庭，財產，名譽，事業以及一切一切。……我也應該犧牲，她也決定拋棄了伊的丈夫，伊將伊的心，完全傾向我了。……呵！上帝哪，願我們以後的命運，在幸福的迷霧中得到陶醉，快樂和平安。

我打算索性和美莉告失跡的消息於衆人之前。我們好躲身於冷靜的小鎮上去生活，去組織小家庭。我把計劃告訴美莉，她也很贊成。

於是我又叫她寫信給她的丈夫，信裏可以這樣說：“……我已經知道你和一個很時髦的女子結了婚的事，這是我應當向你們祝賀伉儷的幸福。可是我決和你離絕了，免你受累，你聽到了大概也是願意的吧？……願與不願不由你便，……現在已將家遷到別處去了，望你不要尋我們，也用不着你來尋我們。……”

美莉照着這樣的意思寫信給他。

呵，大約再等二三天我和我的美莉要悄悄地

祕密地離開H市了，我們以後的生活也不知倒底怎樣了？……

然而，這是一件多末祕密的事呵！……

六月十三日。

到今天，才得握住筆寫我的日記。

現在我們已遷徙到一個很小的鄉鎮上來安身了。這鄉鎮的名字我還沒有知道清楚呢。我和美莉正像走進了桃花源裏來，我們覺得一切都很舒適了。我們正儼然如夫婦一樣，還有愛兒做我們的證明品。租的房子雖是很小，却很精緻，也只求夠住。經過我們一番裝飾的工夫之後，這房子儼然有一種新的氣象。

我和美莉已同居了二個禮拜了，什麼都很好，只是愛兒太會吵了。最奇怪的，最可笑的，便是愛兒時常叫我：“爸爸……爸爸，我真替愛兒有點可憐。

二個禮拜來，我沈溺在猛醉的肉慾生活中。她向我愈加溫柔了，唉，我這個孱頭，我還迷戀着一個瘋狂的情婦。……

我們住在這小小的鄉鎮上，一般鄰人都不認識我們，他們以驚疑的目光注意我們。

每每想到以後與美莉的生活是何等甜蜜呢。呵，我的妻，我的故鄉，我的故友；都遠別了，也許我們再不會見面，也許我們再不會見面了。

請你們息怒罷，不要怨恨我，讓我告訴你們：美莉是朋友的夫人，自從我認識伊之後，我是沒有存心愛她的。因為以上的緣故我不得向她負責了。我的憎惡的妻呀：你也不要怪我，你知道美莉是一個多末娟嬾的溫和的婦人呀。比你美麗的多，溫柔的多，可愛得多呢！然而你問我為什麼愛她？那是我不能告訴你，唯有上帝知道。覺得我們的結合是非常神祕的。

近來親愛的美莉又害了病，怕是連日辛苦的

影響罷，我祝他便癒。

愛兒又在哭了，我只得停筆。

(三年之後)

十月四日。絕筆。

據醫生的證明，我已患了不可治的第三期肺病。

親愛的美莉，她天天哭着，眼見得他也憔悴了。愛兒却長大了許多。

使我們最提心吊胆的，便是我們的錢快要用盡了。這怎樣辦呢？

最可憐的是美莉，我離開死的日期一天逼近一天，我和美莉將要永別，唉，讓她活着，孤另另的活着，這人間不是她的地獄麼？美莉！你教我怎樣死後瞑目呢？

可憐的美莉，我們夢想的甜蜜是不會實現的



了，我不久便即死去，你將嘗到一種苦痛的人生如咬嚙似的悲哀，美莉呀！愛兒呀！你們却使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可愛和留戀。唉，上帝哪！我已患了不可治的第三期肺病！

親愛的美莉，我相信不久之後便將與你永別。但請你第一不要爲我悲傷，你須保重你的身體，把愛兒撫養成人，那末你的一生的職務才算完了。美莉，一切都是我害你，都是我辜負你，可是除你能原諒我之外，還有誰肯寬恕我這偉大的罪惡呢？親愛的美莉，望你一切饒恕我罷！我死了也來保護你們！

.....

在最後，美莉，你讓我再叫你一聲罷：

“我底摯愛的美莉呀！我將和你永別了！！”

1930, 1, 16, 夜, 於杭州。



# 在 公 寓 裏

## (一)

我正在寓所裏，坐在椅子上啣着香烟吸着。那慘白的烟霧，幾乎把一間斗大的房子塞住；這是在一個美麗的夏天的晚上。天氣十分酷熱。什麼事都不願做，拿着扇子只是扇着；熱汗還不住的從每個毛孔裏鑽了出來。

夜已經很深了，同寓的人都不去睡覺，坐在院子裏乘涼，講着他們有趣的故事。一種笑謔的聲音

不時忽然的狂噴起來，他們每晚都是如此。小孩子坐在他們母親的身旁，男的和女的自然地分開界限，女的坐在一邊，男的坐在那一邊，月亮照着他們，有時，沒有月亮，他們便坐在黑暗裏。

惟有阿穆司務，（同寓所裏一個最苦的老人）却絕不和他們那樣的快樂，這是我遷到公寓來之後才知道的。

他是一個年紀很大的老頭兒，臉上的皺紋和風乾的橘皮一樣；頭髮很長，却是滿頭全白；他的臉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的喉嚨有點沙，穿的衣裳很是隨便，他的可掬的神情。每每使人見過一次，便不會忘記他的。

今天夜深的時候，我打算吸完那支香烟睡覺，好在明天八點鐘到教育廳去辦公，睡得太晚，早上一定不能早起，這是非常討厭的。……剛要吸完紙烟，門上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敲得很低，隔了許久，敲得格外低下去了。

“誰呀？芸兒？（寓所裏的一個孩子）”我這樣信口的說。

“不，幸氣的很，陳先生在麼：……”

我聽見門外的聲浪，知道來敲門的不是芸兒，是年老的阿穆司務。他的沙喉嚨我是每天聽慣了的，我便說：

“是阿穆司務？”

“是。”

“有什麼事？”我一邊去開了門。

“先生，……你還沒有睡麼？”

“沒有睡，阿穆司務你有什麼事？”

今天我看見他的臉色有點異樣，一些沒有血色，蒼白裏泛出可怕的鐵青。說話有些顫抖，我想一定有一件不幸的事降到他的頭上來了。

我再說了一遍：

“阿穆司務，你有什麼事啦？這樣。……”

“唉，我的女人，……她，……病得很沈重快要

死了。——”

“呵，你的年老的妻？……”

“是的，”他說着綻出了眼淚。

“醫生症過沒有？阿穆司務？”

“沒有，”他接着說：“先生……我的女人，她，病得很沈重，而且，快要死了。……”

“是，阿穆司務，你怎麼樣？你不要發痴，你說。……”

“像我年紀這麼大了，一點不中用，先生，命運壞到這樣，……難道是上帝的意旨麼？……我沒有錢不能去請醫生診治我的可憐的女人，……唉，大約她不久便要死了，我不忍見她死，……先生，我的心再經不得打擊便要碎裂了。……”

他的淚晶瑩的滾下來，一顆顆滄淚，從眼角流到他的嘴角上，皮肉都起了微微的痙攣：在他那叢着白的鬍子裏，眼淚好像草叢中的露珠在那裏閃爍一樣。——他的哭聲漸漸的響了，終於變成淒苦

的狂哭。

“我的女人……她快要死了。……”

“阿穆司務！”

“什麼？”他瞪着哭紅的淚眼。

“你說你的女人病得快要死了，你哭，與你的女人有什麼補益？……如果，你想救活你的女人，阿穆司務，你不要再哭，快快去請最有名的醫生，那末，你的女人，也許還有活的希望。……阿穆司務，醫藥的費用，我可以供給你的。……”

“這算什麼，拿你的錢來診治我女人的病魔？”

“不不，快去請醫生，不要耽誤。……”

“先生，謝你，”阿穆司務默默地走出去了。

一會兒，醫生來了，阿穆司務走在前面，醫生跟在他的後面，把醫生引進一間很骯髒的小房子裏。還沒有診好，阿穆司務走來，我說：

“醫生已經請了，此刻在診治嗎？”

“是的，醫生請來了，正在診治。”

我聽了他的話，便給了他醫藥費。

(二)

一禮拜之後，阿穆司務又走來了，他今天的臉色可沒有從前那樣緊張，蒼白：我向他說：

“阿穆司務，你的女人怎樣了？她的病已經痊癒了麼？”

“是的，她的病已經痊癒了，親愛的先生，以後的幸福，這完全是你的惠賜啊。……先生，你教我怎樣報答你呢？”

“唔，阿穆司務，你說你的女人的病已經好了，我真替你高興哩。我想，你還不能失掉你的女人，倘使她死了，於你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呀；阿穆司務，我的話是嗎？”

“是的，我不能失掉她，我失掉她，好像官爵們失掉他們的玉璽一樣。……”

這時，阿穆司務丟給我一個感激的微笑。這微



笑我從沒有見過的，他的可掬的神情又在我的眼前周旋了。……他和我說了許多話，他對我說：他的女人怎樣辛勤，怎樣刻苦，年輕時怎樣無限制的生育，怎樣被孩子們纏擾，嫁給他之後她怎樣爲他吃苦，怎樣爲他……說了許多時候，沒有一句不說他的女人是如何如何的好。聽得真是使人肉麻。

他走出我的寢室。回轉頭來，又向我丟了幾個慈靄的微笑。

× × ×

以後，阿穆司務時常走到我這裏，說了許多空話便走，因之我和全寓所裏最熟識的是阿穆司務，最親近的也便是阿穆司務了。阿穆司務呢，也很好，時常把我換下來的襯衣和襪子……等等拿去叫他的女人去洗，洗得很是清潔。於是一響不響的放在我的床上；知道我的鞋子走破了，他一定叫他的女人做一雙很合式的鞋子放在我那裏。……

有時，阿穆司務看見我回到寓所裏，泡了一杯很芳烈的香茗給我喝；沒有一樣，正像父母對他們兒子那樣的關心和真摯。

阿穆司務沒有兒女，所有的兒女都先後死去，只有他的女人，——一個年老的妻，他們過的當然是單調和困難的生活。他們很窮，同寓的人都不願和他們親近，有時，在路上偶然碰見連招呼也不肯招呼，似乎要損失他們的體面似的。

然而，阿穆司務並不憎惡他們，他也有他自信的安慰。

我在寓所裏住了差不多快一年另二月，在教育廳裏我辭了職，因為職位不高，每月的薪水太少，自己也不夠開支，於是我毅然離開教育廳到 K 市去另謀位置。

我最不捨的，是和阿穆司務要作暫時或許是永久的分別了。——

將離開寓所前一天的晚上，這消息不知怎樣

給阿穆司務知道了，他依然十分惶張的闖進我的寢室裏，臉色依是一點沒有血色，十分蒼白，十分緊張，……當他剛走進來，我便看出他的異樣的神情。他不等我說話，便用那樣顫抖的聲浪說：

“先生，你要離開這裏麼？”

“是的，我想明天走，可是我是很不捨的，我是非常的留戀。……”

“你真的走麼？明天？”

“是。”

“仍舊住在這個城市裏麼？”

“不，到K·市去。”

“唉，我們再不會見面了。……”阿穆司務忽然現出失望的樣子。

“也許再有機會遇見的。”我安慰他說。

“不會，決不會，我們年紀怎麼老了，不久便要……”

“如果我到A城來，一定來訪你們。”

“早上搭七點十五分鐘那班快車走麼？”

“能夠乘得着早車最好，可以早到K·市，省去許多麻煩。”

我正忙着整理東西，沒有工夫和他談天，所談的話也是東扯西湊，桌上的擺鐘打過一點之後，阿穆司務才失望地向我告辭出去了。

到了明朝，天剛亮，阿穆司務已站在我的臥室門口說：

“先生，六點打過了，起身吧，可以把鋪蓋先打好它。”

把我從甜睡中喚醒，去開了門，放阿穆司務走了進來，我的頭有點疼，連連地打着呵欠；沒有多久，他的女人把臉水拿來，給我洗臉，洗好了臉，又拿了幾個煮熟的雞子給我吃，一邊把我的鋪蓋打好了。

我終於很不捨的離開了A·城，離開了他們。…

……

他替我把行李挑到車站上，像他這麼大的年紀叫他挑那麼重的行李，良心上是很難過的，可是他強要爲我挑搬，我也簡直沒有法子。

我已經走進車廂裏了。……

阿穆司務站在月台上。早晨的清風，吹着他蒼白的頭髮。他的臉上完全被濃厚的失望籠罩着。他睜着那副老花的眼睛，不住的凝視着我。

車子已經微微的蠕動了。……

他十分隱衷的，顫抖着灰白的嘴唇說：

“我的親愛的先生呀；望上帝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到了K市；……你的恩惠，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有機會再到A城來，先生，你一定要……”

火車走出月台了，我看見一個孤苦的老人——阿穆司務。癡呆呆的立在那裏，早晨的涼風把他蒼白的長髮吹到肩上來了。

二月，州府



## 厄 運

年紀已上四十多歲的郵務員奚亞夫，他在一個特別市的分局裏辦公，每天收發的信件都經過他檢查，戳印，這些便是他的工作。所以日間沒有空閒，他時時坐在辦公椅裏，工作之餘，啣着紙煙，和同事們談天，到了晚上，年青的職員都到湖濱去，只有奚亞夫獨自走向自己的寓所裏，他的女人給他烹飪，講些家務事情；高興的時候，拉着幼小

的兒子，教他叫“爸爸”，“媽媽”，小孩子叫了一聲“爸爸”，他便呵呵大笑。

一天，星期一的上午，奚亞夫正在戳印的時候，他發現一封信，信封上的筆跡彷彿是他兒子寫的，他先把其他的信都戳了印，然後將那封信開始細看起來：

“呵，那一定是我兒子寫的信。……”

奚亞夫把信看着說道：“也許不是吧……因為我的兒子素來沒有××女校裏的朋友呀，……而且那受信人決不是一個男子，你看羅曼影三字是多麼雅緻呢？……”

但是，他看到信封上寄信人的住址一行，他看見這樣寫着“本城奚寄”四個字。

“本城奚寄”？……奚亞夫不住的咕嚕着，最後他微微地笑了起來，“哈哈，這一定是我的。”……

奚亞夫微笑中把郵印戳上了。

隔了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奚亞夫同時在戳印



時發現一封回信那回信誠然是寫給他的兒子的。  
那信封上的受信人正寫着奚德羣，一點也不錯。

“奚德羣！我的大兒子的名字”！奚亞夫不禁叫了上來。

他這樣地興奮之後，將那封信放進口袋裏。

晚上回家，當他的夫人給他斟酒的時候，奚亞夫忽然捉住她的手臂，幾乎連酒壺都掉了，同時將口袋裏的信拿出來。

“看！這是什麼東西？”

他的夫人發呆了，喃喃地說：

“這是一封信呀”！

是的，奚亞夫笑着又道：“聰明的，你睇吧，這是誰寫給誰的信呢？”

可是奚亞夫的夫人不識字，對着那信封上的鋼筆字發了驚愕；睜着他圓大的眼睛，好像苦慮着說：

“這是你朋友給你的信嗎？”

“不，你可以再睇罷？”

“唔，是……”她也發笑了，“不，我不睇着。”

於是奚亞夫又說：

這封信是寫給我們兒子的，你知道嗎，寫信的人是××女校的還曼影姑娘呀！”

“羅曼影？我不知道！”

“是的，你是不知道的呀！”奚亞夫呷了一口酒，把那封信拿在手裏，訥訥地說：“照我想，也許他的女朋友罷，你看信封上的筆姿多末秀麗，不相信且拆開來看罷。”

於是奚亞夫連連喝了幾口酒，十分高興地把那封信拆開來了；隨着從密密的信層裏抽出那張摺得很整齊的緋色信箋來。

奚亞夫借着燈光，他的嗓子高得過分地響，這樣的唸着：

“德羣：

“當我收到你的來信，我是多末驚顛呢。不過

你收到我的信，也許使你有點驚奇吧。

“我不會寫信，但是我爲你寫這封回信，覺得雖被一種潛力阻止，後來仔細想了之後，我爲什麼不能寫信給你呢，是嗎？”

“你說和我以後時常通信，這是我可以接受的。並且望你不時指教我，如果你知道我的愚蠢，一定使你何笑罷。

曼影。

奚亞夫唸完那封信，把信放在桌上，連連地喊道：

“這個便是我們未來的媳婦呀！這個便是我們未來的媳婦呀！”

他的夫人突然變了臉色，眼睜睜地望着奚亞夫，却沒有開口。

奚亞夫如澆了冷水，一時的興奮完全消失了。看着她詫異着說：

“什麼呀，太太！”

“你有什麼高興呢，值得這樣高興嗎？”

“是的，我應當高興，你也應當高興呢，因為我們的德羣有了女朋友了，不久便可娶過來。”

但是他的夫人非常頑固地說：

“哼，老混蛋！你想想看這種有錢人家的姑娘還娶得嗎？她們吃得好，穿得好，什麼香水呀，絲襪呀，皮鞋呀，大毛的旗袍呀，……像你只賺三十多塊錢的人，能夠養活這個媳婦嗎？”

奚亞夫聽了夫人的話，覺得很不錯。

於是裝着和藹的神氣說：

“太太你的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現在我恍然大悟了——但是叫我怎樣辦呢？”

“什麼？”

“這封信！”

“燒掉了吧。”

奚亞夫隨手拿過火來燃着紙烟之後，便將那信也燒了。

奚亞夫看着紙灰慢慢地在他的眼前飛舞起來，好像看見他的兒子正向他哭泣，他又半晌不說話，如同失了知覺。

“信已經燒掉了，還有什麼使你不快樂呢？”他的夫人說。

隔了好久，奚亞夫才勉強地說出這句話來：

“我們德羣的年紀也大了。應該替他結婚，但是誰肯嫁給他呢？……”

